

者令相長永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
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
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
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
輒罷之而議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
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
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論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
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
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
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
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

者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
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貨殖傳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
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
務輓晚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
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
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執能之
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諷妙論終不能化故善
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
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纆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

聲色江南出栲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璠瑁珠璣蔭華
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
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
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
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
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
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
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
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
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
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

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
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
人物歸之繼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
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
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民亦有三歸位在
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至於威宣也故曰倉
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
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
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其諺曰千金之子不死
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

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酷吏傳論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被觚而為

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寘成之屬

游俠傳論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

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於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

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伙以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
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以酬義為死不顧視此亦有
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命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
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子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
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
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
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
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
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惡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
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
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

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
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
豪暴侵凌孤弱恣慾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
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今與豈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廣文選卷第四十五

廣文選卷第四十六

史論二

漢文帝紀贊論

班固六首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



賜以几杖羣臣表盜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乎仁哉

漢武帝紀贊論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二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以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異姓諸侯王表論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歸高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嚮應瘠於謗議在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也是以

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執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或作而裂之天下一統廼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古今人表論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乎孔子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傳曰譬如堯舜禹稷高與之爲善則行鮌讎堯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可于萃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略要云

司馬遷傳論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

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明可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

皆稱選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實而不侈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楊雄傳論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

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執利廼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

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竒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甑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

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班固傳論

宋范曄 謝宗五首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

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不正在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太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日睫也

王仲傳論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抵羣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爲世非胥庭人乖穀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

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美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回沉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奢踈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歛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與貶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二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

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迥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東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政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蔽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周黃徐姜傳論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

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如始疑作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救吏常給焉仲叔恠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

廣武閔恁名節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之以病不至求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已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

而載之

左雄周黃傳論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
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
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
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
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
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
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頗有不密固
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
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擬其効故雄在尚書天

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
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
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騁南陽樊英
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
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
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
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
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暹樂巴牧民之良幹
龐參虞詡將師之宏規王龔張皓虚心以推士張綱杜
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
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

容其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衣闕朱穆劉陶獻替在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黨錮傳論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

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褻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詳或作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鈞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田變其風不可留其弊不能及及漢祖仗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域作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

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挾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
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
僞終篡國祚忠義之流耻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
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
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
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
聲互相題拂品覆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
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
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蠶吾
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
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

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機揣遂各樹朋徒漸
成仇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
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
暉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書諾
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
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
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疆
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
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
議徒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
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

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許其占
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
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
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
執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
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詡城門
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
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或作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
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
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
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

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
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
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
岑晜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
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
嚮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
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言儉與同鄉二十四
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
肅薛蘭馮禱或作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
訪劉祗宣或作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槃踈或作薛敦
宋布唐龍或作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墀共為部黨而儉

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
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
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
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
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
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
關亦懼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
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
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
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
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

異財恩義已輕服屬踈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旣乖典
訓之文有繆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
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
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
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
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
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
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
存者並載乎篇陳蕃實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
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毋班附袁紹傳王
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

五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史述贊

五帝紀贊

司馬遷九首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子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

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周紀贊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大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社一作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由裔封其後嘉二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秦始皇紀贊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鄠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

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怙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且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

時變者也紀季以鄒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漢高祖紀贊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

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
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
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
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楚元王世家贊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
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
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
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
任誠哉是言也

老莊申韓傳贊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
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
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
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屈原賈生傳贊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
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文惟屈
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鵬鳥賦
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司馬相如傳贊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

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
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
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
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
者著于篇

述文紀贊

班固六首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罪
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
刑清登我漢道

述宣紀贊

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明柔遠能邇燁

燿威靈龍荒幕朔莫不來庭不顯祖烈出於有成

述藝文志贊

伏犧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撰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繫大易因史立法六經既啓遭世罔弘群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畧序洪烈

述蕭曹傳贊

倚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崑都立宮定制脩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民用作歌化以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

述匈奴傳贊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既昏淫干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鄂鄙大漢初定匈奴彊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宣承其末廼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為世典式

述西域傳贊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其勤王師驪驪致誅大宛娒娒公主廼女烏孫使命乃通條支之湖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二十有六脩奉朝貢各以其職

明帝紀贊

范曄 四首

顯宗不承業業兢兢危心恭德久察姦勝備章朝物省
薄墳陵永懷廢典下身遵道登臺觀雲臨雍拜老懋惟
帝績增光文考

鄧冠傳贊

元侯淵謨廼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勳成智隱靜
其如愚子翼守溫蕭公是埒繫負轉食以集鴻烈誅文
屈賈有剛有折

崔駟傳贊

崔爲文宗世禪雕龍建新耻絜摧志求容永矣長岑干
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泥瑗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真
持論感起昏俗

鄭孔荀或傳贊

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偏揮金僚朋北海天逸音
情頓挫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或之
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政迹疑心一

廣文選卷第四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文選卷第四十七

傳上廣

伯夷傳

司馬遷 六首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
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
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
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
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
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
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
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

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
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
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
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
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
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
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
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
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
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所人之肉暴戾恣睢聚

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
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
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
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其惑
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
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
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
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
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

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莊子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為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

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孟子傳

孟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

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闊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

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迺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

與仲尼采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舂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執僕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

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

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然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竟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

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

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奔殺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醑何故懷瑾握瑜而

自今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芳草木莽莽傷懷求哀兮汨徂南土眇兮窈窕孔靜幽墨克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列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笈兮雞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槃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羗不知我所藏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踈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念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嗟恒悲兮未歎慨兮世旣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旣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未

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
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
汨羅以死

循吏傳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立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
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洽世俗盛美政緩禁
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
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
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
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
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

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
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
車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
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
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
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
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
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
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
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

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
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
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
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
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
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
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土工女安所儻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

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
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
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
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
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
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
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
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
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
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

死遂不受令伏劔而死

司馬季主傳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

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

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
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
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
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
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
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爲喜去不爲恨
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
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
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
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
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

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
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
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
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
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
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
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
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鳴梟之與鳳
皇翔乎蘭芷芴蕪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
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

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

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天卜者導惑教愚也

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楮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

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早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空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東方朔傳

班固二首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友文史是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

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
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
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
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公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
給駟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
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
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
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
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患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
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
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

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
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盆下射之皆不能中朔
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廼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
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胍胍善緣壁是非守
宮卽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
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
賜帛廼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
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
生盆下爲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朔
笑之言咄口無毛聲訾訾言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

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
廼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
警警者烏哺馱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
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令壺齟
老柏塗伊優亞狎呶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
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
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狎呶牙者兩犬爭
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
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
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劔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
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

待詔以劔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
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劔
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
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廼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
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
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
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廼出
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
驚禾稼稻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
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

者數騎見留廼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廼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廼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仕傍進諫是日因奏秦階之事上

廼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父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降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

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
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
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
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
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
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
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
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
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
董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歲隨母出入主家左
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

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
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
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
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益兄
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
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
無宿宮又有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
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
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
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
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

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為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酒埽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群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

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鞞隨主前伏殿下主廼替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樂主廼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蹇鞞劍客輻湊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鷄鞠之會用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

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
遵經勸學士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
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
人主之大蠹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
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
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
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
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
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
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
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

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
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上為淫
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
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
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
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
教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
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
足以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
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

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為拾遺於後并嚴子為衛尉臯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子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為期門夏育為鼎官羿為旄頭宋萬為式道候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太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

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閑達溢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胥吐屑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脰凡透蛇其迹行步偃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加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阻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蚶常至太中大夫後嘗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誣囑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詆譭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

論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
皇太子生謀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
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
事皆非也

貨殖傳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
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
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
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
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雀或作雀蒲材幹器械之
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

節中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獾未祭罝網不布於
楛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溪或作溪遂旣順時而取物
然猶山不剗槩澤不伐天鰈魚麇卵咸有常禁所以順
時宣氣蕃阜庶物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
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
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
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
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
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
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壑朝夕從事
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
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
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
侯刻楛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
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
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
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
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
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

國者為上公圍與擊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
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
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嗆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
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
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
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
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
故旱則資車水則資舟物之理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
國富學賂戰士遂報雠吳刷會稽之耻范蠡歎曰計然
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旣以施國吾欲施之家廼乘扁

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音為鷓夷子皮之陶為宋公以為
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迺治產積居與
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
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
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宋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時幣財曹魯之間七十
子之徒賜最為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子贛結
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
尤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
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

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
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
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
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
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頓用鹽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贏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緡物聞獻戎王戎王十倍
其償與畜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贏比封君以時
與列臣朝請

巴寡婦清其先得卅穴而檀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
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

之爲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蹠牛千蹠角千足羊澤中千足菑水居千石魚波山居千章之荻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干畝卮齒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

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醬千塊漿千僭屠牛羊豕千皮穀糴千鐘薪橐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齒千石馬蹠蹠千牛千足羊豕千雙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荅布皮革千石漆千大斗藥麴鹽豉千合鮫鱉千斤鰕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菜千種子貸金錢千貫節駟僉貪賈三之廉賈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

卓氏曰此地陝薄吾聞嶧山之下沃壑下有跋鴟至死不飢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算賈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民富埒卓氏程卓旣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訾至鉅萬初裒賞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爲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與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關公子之名然其贏得過當喻於媿齋豕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頰有拾印有取貲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閒旣衰至成哀間臨菑姓偉訾五千萬

周人既讖而師史尤甚轉穀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貴相矜以久賈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使能致十千萬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些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窘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女卒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

也唯橋姚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矣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齊資子錢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之息十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祗盡諸田田牆田園韋家粟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犖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顯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

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
張氏以賣醬而踰侈質氏以酒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
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
積累羸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閒公擅山
川鋼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
齊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
富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
道也

郭太傳

范曄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母欲使給
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

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
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
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
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宿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
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
象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
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
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
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
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
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

不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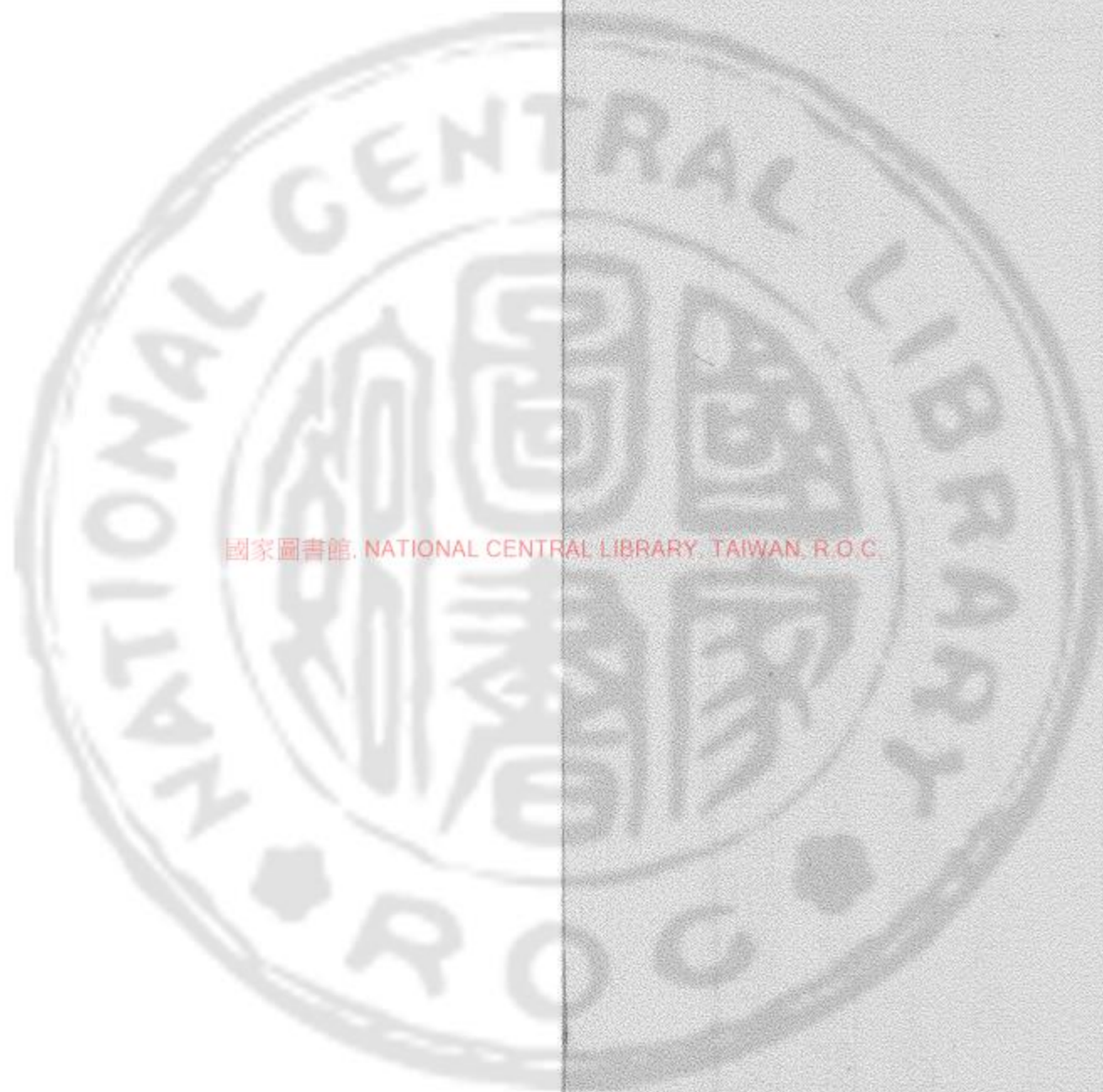
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効於事者著之篇末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殽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遽瑗顏回尚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眾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俞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

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為饌林宗謂為已設
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
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
也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
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
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
也少給事縣廷為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為
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
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扶風人也性輕悍意與人報讎為郡縣所
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每巾頭謝首遂改

節自勅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
化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
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
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恠之不進而去林宗追
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
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
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史叔賓者陳留人
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
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
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
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婚見允而

廣文選卷四十七
三十一
嘆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

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備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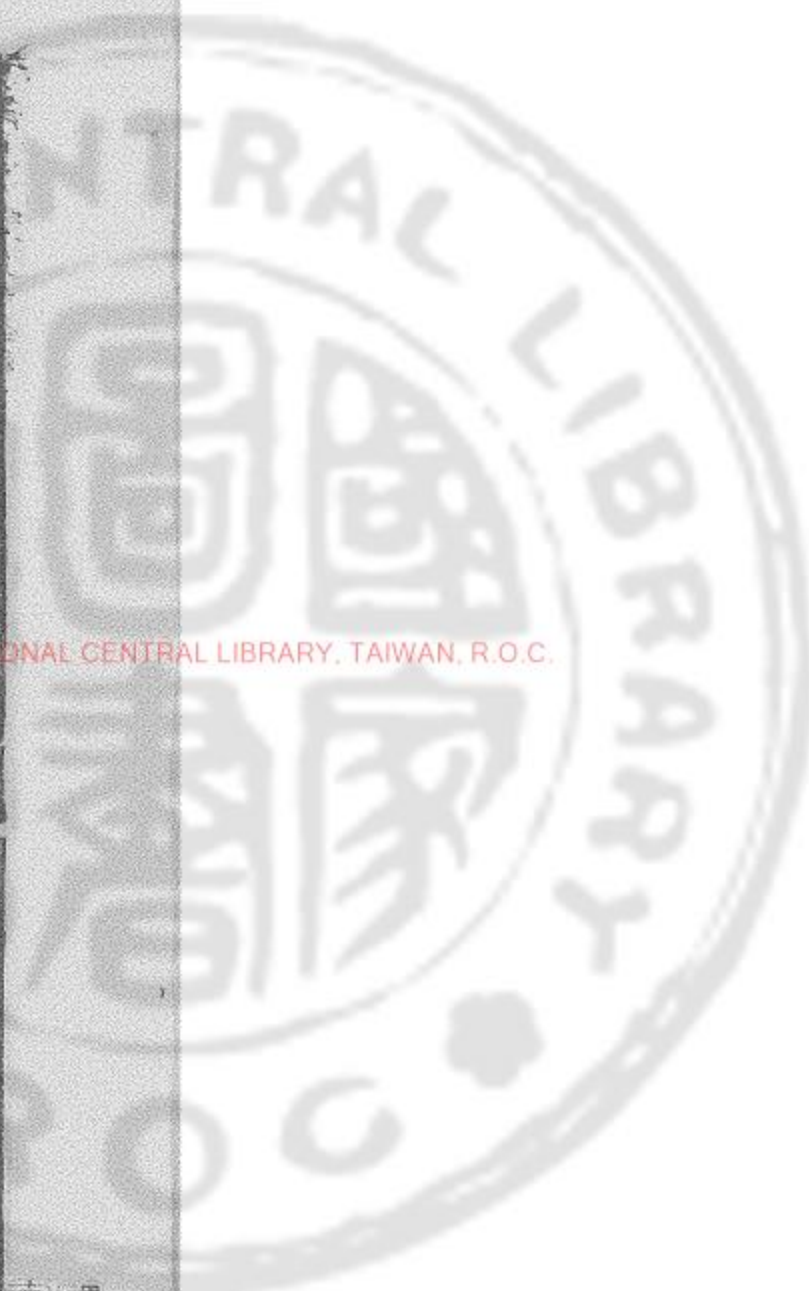
廣文選卷第四十八

傳二

周黃徐姜申屠傳

范曄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願折頰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髫髻而知庶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



羔幣聘燹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
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勲
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燹曰吾旣不能
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
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源矣夫脩道者度其時而
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
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
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於孤微
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卽路慨
然耻在厮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爲
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其後乃見草中有

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
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
鄉黨以爲儀表燹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
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
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閔所
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
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
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
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

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
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
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
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
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
陂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
府有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
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
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玳吝將以道周
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隕然其處順淵
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

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
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
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
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
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
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
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京兆
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
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

縑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閑韋著孰為
先後蕃對曰閑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
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
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
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
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
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
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
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
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
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

平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
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
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
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
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
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
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
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
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
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

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閣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

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曰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刀口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

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

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琬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

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
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
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
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
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
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
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
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
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
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
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

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
四終于家

諸葛亮傳

陳壽二首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
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
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
朱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
畊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
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
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
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

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

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
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
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
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
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
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
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
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
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
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
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

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
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
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
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
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
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
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
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
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
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

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二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克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

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沂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與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又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

大統競競業業不敢康寧思盡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

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

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
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
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
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
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復丞相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
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
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
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
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
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十軍時年
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
不須噐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
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
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
何不弔事臨垂克違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
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
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
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
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
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
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

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王粲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竒之時邕才學顯著

負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法竒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

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祭恒典之初祭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祭為覆之碁者不信以靶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祭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

植皆好文學祭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摠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

難冀州表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瑒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瑒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

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比七人之例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

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樵郡嵇康文
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
中下邳栢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
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吳質濟陰
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
諸軍事封列侯

王弼傳

何劭

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
通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
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
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

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
無所不足尋亦爲傳嘏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
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
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旣用賈充裴秀朱整
又議用弼時丁謚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
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觀爽請間爽爲屏左右而弼
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出之時爽專朝政黨與
共相進用弼通儻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
忱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旣淺事
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從橫爲
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

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拔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頤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

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曾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

大人先生傳

阮籍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

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山故世
或謂之間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
手中耳以萬里爲一步以千歲爲一朝行不赴而居不
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爲家運
去勢墮魁然獨存自以爲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探道
德不與世同之自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不知其變化
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務也先生以爲
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着帷故終不以爲事而
極意乎異方竒域遊覽觀樂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
遺其書於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或遺
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莫貴於君子服有常色貌有

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一作抱鼓動
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冰戰戰
慄慄束身脩行日慎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
之遺訓嘆唐虞之道德唯法是脩唯禮是克手執珪璧
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閭長
聞邦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垂文組
享尊位取茅土揚聲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奉事君
上牧養百姓退管私家育長妻子卜吉宅慮乃億祉遠
禍近福永堅固已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
行也今先生乃披髮而居巨海之中與若君子者遠吾
恐世之嘆一作笑先生而非之也行爲世所笑身無由自

達則可謂耻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為世俗之所笑
吾為先生不取也於是大人先生乃追然而嘆一作假
雲霓而應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物
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
形天地制域於內而浮明開達於外天地之末固非世
俗之所及也吾將為汝言之往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
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
山陷川起雲散震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
步商羽往者羣氣爭存萬物死慮支體不從身為泥土
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脩行磬折抱鼓李
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絕進求利以喪身營爵賞而

家滅汝又焉得挾金玉萬億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且
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裯之中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
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裯當自以為得繩
墨也飢則嚙人自以為無窮食也然炎火流焦邑滅
都群虱死於裯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之內亦何
異夫虱之處裯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為遠禍近福堅無
窮已亦觀夫陽鳥遊於塵外而鷦鷯戲於蓬艾小大固
不相及汝又何以為若君子聞於余乎且近者夏喪於
商周播之劉耿薄為墟豐鎬成丘至人來一顧而世代
相酬厥居未定他人也一作有汝之茅土將誰與父是
以主人不處而居不修而治日月為正陰陽為期豈亦

情乎世繫累於一時來東雲駕西風與陰守雌據陽為
雄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畏夫世笑哉
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其性細者靜其形陰
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收之
不盈亡不為夭存不為壽福無所得禍無所咎各從其
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
迫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
保身脩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今汝造音以
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
偽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
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

事人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
矜馳此以奏除故循音作滯而不振夫無貴則賤者不
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恩澤無所
歸則死敗無所仇竒聲不作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顯則
目不改視耳相易則無以亂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
也今汝尊賢以相高竟能以相尚爭勢以相君寵貴以
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物
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於是懼
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
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散之禍此非汝
君子之為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

術耳而乃目以爲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今吾乃飄
飄於天地之外與造化爲友朝飡湯谷夕飲西海將變
化遷易與道周始此之於萬物豈不厚哉故不通於自
然者不足以言道闇於昭昭者不足與達明子之謂也
先生旣中若言天下之喜竒者異之忼慨者高之其不
知其體不見其情猜耳其道虛偽之名莫識其真弗達
其情雖異而高之與嚮之非怪者蔑如也至人者不知
乃貴不見乃神神貴之道存乎內而萬物運於外矣故
天下終而不知其用也適音乎有宗或作扶搖之野有
隱士焉見之而喜自以爲均志同行也曰善哉吾得之
見而舒憤也上古質樸淳厚之道已廢而末技遺華並

興豺虎貪虐群物無辜以害爲利殞性亡軀吾不忍見
也故去而處茲人不可與爲儔不若與木石爲鄰安期
逃乎蓬山角李潛乎丹水一作鮑焦立以枯槁萊維去
而適死亦由茲夫吾將抗志顯高遂終於斯禽生而獸
死埋形而遺骨不復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
者齊顏與夫子同之於是先生乃舒虹霓以蕃塵傾雪
蓋以蔽明倚璫扇而徘徊愔衆轡而安行顧而謂之
曰秦初貞人惟大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退不見
後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啓東南以爲門微道而以
德久娛樂跨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體也是以不避物
而處所覩則寧不以物爲累所適則成彷徨足以舒其

意浮騰足以逞其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爲客至人無主
天地爲所至人無事天地爲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
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若夫惡彼而好我
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志而賤身伊禽生而獸死
尚何顯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
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適死子之所好何
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目振袖而撫裳令緩
轡而縱筴遂風起而雲翔彼人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
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之下懼不終夕而死先生過
神宮而息漱吳泉而行迴乎迥而遊覽焉見薪於阜者
嘆曰汝將焉以是終乎哉薪者曰是終我乎不以是終

我乎且聖人無懷何其哀夫盛衰變化常不于茲藏器
於身伏以俟時孫則足以擒龐雎折脇而乃休百里困
而相羸牙旣老而齟周旣顛倒而更來兮固先窮而後
收秦破六國并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媵盛色崇
靡麗鑿南山以爲闕表東海以爲門門萬室而不絕圖
無窮而未存美宮室而盛帷帟擊鐘鼓而揚其章廣苑
囿而深池沼興渭北而建成陽曬木曾未及成林而荆
棘已藜乎阿房時代存而迭處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
徒虜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視之窮達詎可知耶且聖人
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爲志以無爲用不以人物爲事
尊顯不加重貧賤不自輕失不自以爲辱得不自以爲

榮木根挺而枝遠葉繁茂而華零無窮之死猶一朝之
生身之多少又何足營因歎而歌曰日没不周方朏月
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大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
將復東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
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夷荒召平封東陵兮一旦為布
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隕
寒暑代征邁兮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
推茲由斯負薪又何哀先生聞之笑曰雖不及大庶免
卜矣乃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實兮日月隕我騰
而上將何懷衣弗襲而服美佩弗飾而自章上下徘徊
兮誰識吾常遂去而遐浮肆靈輦興氣蓋徜徉回翔兮

漭漭之外建長星以為旗兮擊雷霆之礧礧開不周而

出車兮出

一作步

九野之夷泰坐中州而一顧兮望崇山

而迴邁端余節而飛旃兮縱心慮乎荒裔擇

或作釋

前者

而弗修兮馳蒙間而遠道棄世務之衆為兮何細事之
足賴虛形體而輕舉兮精微妙而神豐命夷羿使寬日
兮召忻來使緩風板扶桑之長枝兮登扶搖之隆崇
躍潛飄之冥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遺衣裳而弗服兮服
雲氣而遂行朝造駕乎湯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崦嵫
而易氣兮輝若華以照冥左朱陽以舉麾兮右玄陰以
建旗變容飾而改度遂騰竊以修征陰陽更而代邁四
時奔而相迫惟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久留驚風奮

而遺樂兮雖雲起而忘憂忽電消而神迨兮歷寥廓而
遐迨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浮壓前進一作于途
彼迨兮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坐帝室而忽
會酬萃衆音而奏樂兮聲驚渺而悠悠五帝舞而再屬
兮六神歌而代周樂啾啾肅肅洞心達神超遙遙茫茫
心往而忘反慮大而志矜局或作粵大人微而弗復兮揚
雲氣而上陳召大幽之玉女兮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
之迨鳴兮服太清之淑真合歡情而微授兮先艷溢其
若神華姿燁呂俱發兮采色煥其並振傾玄髦而垂髮
兮曜紅顏而自新時暖睫而將逝兮風飄颻而振衣雲
氣解而霧離兮靄奔散而求歸心愴惘而遙思兮眇迴

目而弗晞揚清風以爲旃兮翼旋軫而反衍騰炎陽而
出疆兮命祝融而使遣驅玄冥以攝堅兮葺收秉而先
戈勾芒奉轂浮驚朝霞寥廓茫茫而靡都兮邈無儔而
獨立倚瑤廂而一顧兮哀下土之憔悴分是非呂爲行
兮又何足與比類霓旌飄兮雲旂靄樂遊兮出天外大
人先生被髮飛髮衣方離之衣繞紱陽之帶含竒芝嚼
甘華喻浮霧飡霄霞興朝雲颺春風奮乎太極之東遊
乎崑崙之西遺轡墜策流眄乎唐虞之都惘然而思悵
爾若忘慨然而嘆曰嗚呼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
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爲貴夫
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尊

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羣遺俗而獨往登乎
太始之前覽乎忽莫之初慮周流於無外志浩蕩而自
舒飄颻於四運翻翱翔乎八隅欲從肆而彷彿沆瀣而
靡拘細行不足以爲毀聖賢不足以爲譽變化移易與
神明扶廓無外以爲宅周宇宙以爲廬強八維而處安
據制物以求居夫如是則可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
齊德不與湯武並功王許不足以爲匹陽丘豈能與比
縱天地且不能越其壽廣成子曾何足與並容激八風
以揚聲躡元吉之高蹤被九天以開除兮來雲氣以馭
飛龍專上下以制統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
足以累之哉故提齊而蹶楚挈趙而蹈秦不滿一朝而

天下無人東西南北莫之與鄰悲夫子之修飾以余觀
之將焉存乎於茲先上乃去之紛決莽軌沕洋沕衍溢
歷度重淵跨青天顧而道覽焉則有逍遙以求年無存
忽合散而上臻霍分離蕩漾洋洋颺涌一作雲浮達
於耀光直馳驚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無爲之宮太初
何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邈渺綿綿乃反復乎
大道之所存莫暢其究誰曉其根辟九靈而求索曾何
足以自隆登其萬天而通觀浴大始之和風灑逍遙以
遠道遵大路之無窮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徑行超
濛鴻而遠跡左蕩莽而無涯右幽悠而無方上遙聽而
無聲下脩視而無章施無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崔

鬼高山勃玄雲朔風橫厲白雪紛積氷若陵寒傷人陰
陽失位日月墮地坼石裂林木摧大冷陽疑寒傷懷腸
和微弱隆陰竭海凍不流綿絮拆呼噏不通寒傷裂
氣并代動變如神寒倡執隨害傷人熙與真人懷太清
精專一用意平寒暑勿傷莫不驚憂患靡由素氣寧浮
霧凌天恣所經往來微妙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
且皆死我獨生真人遊駕八龍曜日月載雲旗徘徊適
樂所之真人遊太階夷原辟天門開雨濛濛風颼颼登
黃山出栖遁江河清洛無埃雲氣消真人來真人來惟
樂哉時世易好樂墮真人去與天回及未央延年壽獨
及世望我何時反赴湯湯路日遠先生從此去矣天下
莫知其所終極蓋陵天地而與浮明遨遊無始終自然
之至真也鸚鵡不踰濟洛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
曾不通區域又况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
天地爲卵耳如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
哀也哉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
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
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
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
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

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
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及汲於富貴味其言茲
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
氏之民歟

陶潛傳

沈約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
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
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
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
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
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秫乃

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
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
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
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
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
一門生二兒輦籃輿旣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
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
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
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
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
歸潛不解音聲而玄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

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
醉欲眠卿可去其直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
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官不潔去就之迹
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
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
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
為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
夏言曰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
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未無外請故邪吾年過
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
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僂辭世使女幼而飢寒耳常

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斬兒子此既一事矣但
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年來好
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
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
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
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
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
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
皆弟兄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
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賴
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



于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
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又
為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妙德先生傳

宋袁粲景倩

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
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踈懶無所營
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
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
深交或迂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常掩三徑裁通雖揚子
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

廣文選卷第四十八



廣文選卷第四十九

論一

過秦論

賈誼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
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
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略衆暴寡
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
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
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
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
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

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羨功業長久今秦三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磬磬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與字同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

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

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
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
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
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秦并兼諸侯山
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
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
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
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
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
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
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借

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
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
於秦王二十餘君嘗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
也且天下常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
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
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
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
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
利合非有素上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
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
待其敝收斂扶疲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竄足而立箝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

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守作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六家指要論

漢司馬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

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唱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紕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

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刮食土簋歠土餽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

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直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

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音款空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行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鹽鐵雜論

桓寬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

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
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
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
者陳其詞闇闇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
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
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
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
不得不出於斯路而附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
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
不燥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
意推史魚之節發憤薄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

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
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
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
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
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
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人
道設之徒何足算哉

驃騎論功

吾丘壽王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
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

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前史得失論

班彪

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檣杵晉之乘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檣杵之事遂闡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紀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

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

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似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用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替夫論 五篇

漢王符 節信

貴忠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

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
上而下不然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
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而私已乎以罪犯人必
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上世之臣以道事君澤
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
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
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
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
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釁雖有明察之資仁
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

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
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
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
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
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
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富貴盛而致驕疾
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
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
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
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
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

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

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饑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末業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

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徂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博持掩爲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携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

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婆又婦人不脩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繪以書祝亂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縻折金絲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卑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絺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

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笥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璠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美轉相誇啗其嫁娶者車駢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耻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棺葛采為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栢柁槨之屬各因方士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櫟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

競相放效夫樛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
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
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
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
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
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葬
洛陽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
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樛
梓梗柩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家廣種松栢廬舍
祠堂務崇華侈案部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
子非不孝以為喪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
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墻春秋以為不君華元樂
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况於群司士庶乃可僭侈
主上過天道乎

實貢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
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
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
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
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良諒由取之乖實
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

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人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士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良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

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度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致勅義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

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饑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持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賅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賅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丞吏言故與

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嘗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疆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執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

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

允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然而能至矧定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

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與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願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

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且脫重桎夕還囹圄嚴明
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
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
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論者多曰
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青以解散之此未
昭政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政論

漢崔寔 子真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
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
君欲立中興之功者且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
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

以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
聽讒譖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
播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
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
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置然咸復
思中興之效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
可理哉期於補綻决壞支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
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
有云設不疆人以不能皆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
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
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

昔盤庚愍殷遷都為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
牽古不達權制奇僻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
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闇
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
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
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
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
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
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
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
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

明以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監厥刑峻法破姦軌之
弊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勲祖廟早號中宗筭計見效
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
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
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
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
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
解平城之圍夫能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
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
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
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

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允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掛勒鞅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損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宜大定其本使人

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而則多爲累而已

崇厚論

朱穆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

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爲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旣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

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能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振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旣往而不及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言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

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
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
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
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塲圃
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
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
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上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踟躕畦
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
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禪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

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
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
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
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仁孝論

漢延篤 叔堅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
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
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
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歸己則事
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
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

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
心也遠取諸物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
踈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
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
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
踈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
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
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
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
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
從其稱者也

昌言論 三篇

理亂

仲長統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
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
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
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
伉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
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
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胸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

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旣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

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

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
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
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
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
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
比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
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
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
肯而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
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踣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
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

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
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
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潔
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
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
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
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
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
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
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
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

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暴蒸膏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俸祿而已然其濇穢之行淫昏

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雕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

寄死不歛寃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踈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鷄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藏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

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嘗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澇澤猶有可

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
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
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
未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
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脩武器以存守戰嚴
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姦邪察
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
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
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
遺漏旣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
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

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
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
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
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
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後可以用
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
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
以無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
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
均是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
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縱則惡復

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
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歛以
取優饒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
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
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災流行開倉
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
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
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
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感熙未必不由此也
得拘繫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
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

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
機置罅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
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
猥萬里縣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
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
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斛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
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
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
未逮三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
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况三十
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

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之何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

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疆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恠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

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乎左右小臣哉至於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踈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至親之勢故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

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媿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耶



入庫文選卷甲九

三十一

廣文選卷第五十

論二

明堂月令論

蔡邕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嗣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



為大教之宮而四學者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專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之大義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政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主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郛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人君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而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

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廣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記傳

保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于相日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視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督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

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旄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序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以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地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曰辰故下十二宮象星辰也水環四周言

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
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
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
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與諸侯泮宮俱
獻馘也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
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
四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
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引鎬
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
之義也其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

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
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
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室以
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
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
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
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卿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
氣也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體作也月令篇名
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命神受職每月異禮
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以王政也成
法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而明不

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以名月令其篇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也世有詔襲蓋以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其經曰王用享于帝吉孟春令白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顓頊歷衛曰天元正月巳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大廟宮室五度令月孟春之日月在管室建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司天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寇利用禦寇令曰兵伐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二月間律度量衡中春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於大歷唐政其類不可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

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也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書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刺舍大禮而徇小儀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之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平穀豐太平給符瑞至由此而已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記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為第四篇政名曰持則故偏見之徒或云

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

崇讓論

晉劉寔 子真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

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與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與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

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
謗已况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言世少高明之才朝廷不
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
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
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
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
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
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
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
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
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

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
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
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
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
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
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
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
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
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
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
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真偽

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為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與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

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仗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今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賢才不進貴臣日踈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

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能罷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末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

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

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魏魏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樂厲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讓庶遠黜而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

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群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上於此

辯和同論

漢劉梁 曼山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

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
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
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此
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竿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殞
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
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
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
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
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
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
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故君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

回不為義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
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
周公之害勃鞞以逆文為成傅瑕以順厲為敗管蘇以
增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
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記曰愛而知其惡憎
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遊俠論

荀悅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
世者謂之遊俠飭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執
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
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

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
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
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罰是以犇走馳騁
越職僭度飭華廢實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
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
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
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
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
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
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
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

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崇有論

管裴頠 逸民

夫總混群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
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
則所稟者徧徧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
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
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旣授雖出處
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
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
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

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群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足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

忽然忘耻莫有遷志况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事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

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志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旣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良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良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旣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

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旣過反澄正于曾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翦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頽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願退而思之雖若

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髣髴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己念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

仇國論

譙周

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疆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師追羽終斃項氏

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憎其疚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艱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知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

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蹟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

辯諱論

吳張昭子布

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爲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羨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大恃焉得而同

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成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索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末無舛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倡

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潘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達性論

何承天 二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叅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九穀芻黍陸產水育酸醎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

則力有餘力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行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所以訓示殷勤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喘蠕並爲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侯風暴吹漁候豺獾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麇卯庶人不數畧行葦作歌霄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適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

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安邊論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未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旣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算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

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
方召摠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
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耻
為左椎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繯負歸
國先後相尋虜旣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
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
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
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
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竒兵深入殺敵破軍
苟陵惠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
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以安邊

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六略舉矣曹
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
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涇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表陵
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
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
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
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
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
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
蒐獵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耻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
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

授奇楊旌雲朔風卷河冀電掃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
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
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
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
勤惰異敘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
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
馳騁為儀容以游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
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履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
不差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波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
乘勝怵伏未虞天誅比及秋未容更送死姦騎蟻聚輕
兵鳥集竝踐禾稼焚藪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

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
賞捐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
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為利害優劣相縣也
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
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民移東萊
正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沫右沂田良野
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
關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
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拚就路視遷如歸二曰
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
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積毀猶

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
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
師丁夫匹婦春復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
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陣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
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
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伍百兩參合鈎連
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旣已
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
聚四曰計丁課伏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
便能各自有伏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
行請以自衛弓榦利鐵民不得辦者官以漸充之數年

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
並脩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
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
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旣重詹疑作擔然亦深以臣料
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
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
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
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
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
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
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

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畫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殺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

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日久邊令弛縱弓箠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竝加雕鑄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敵之要也

諸葛亮論

漢袁孝居

表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表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群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

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表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疆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表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關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關也表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關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園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

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銳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

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神滅論

梁范縝 十真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没而利存豈容形亡

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荅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

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荅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荅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

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爇而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爇而生者必爇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爇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爇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為一為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

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臟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為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

知形神異矣荅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荅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哭而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貞極無有二而立且殊姿

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荅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驂騮馱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荅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彌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荅曰妖恠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荅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

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
有何利用邪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
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
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
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糸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
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棄之
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
以阿臯之苦誘以虛誕之說附欣以堯率之樂故捨逢掖
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室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
致使無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墮遊貨殫於泥
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惟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

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
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
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黻黹而衣衣
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
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王何論

范甯

或曰黃道緬邈至道淪翳濛濛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
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
振千載之頽網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
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桀紂何哉荅曰子信
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

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
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
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
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
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
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
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廻百姓之視聽哉
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螭魅以為巧扇
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
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
也

演慎論

傅亮

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慎不
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
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慎身之
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
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
屋有蔀家之災閔食無百年之饗然而徇欲厚生者忽
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鑿不息乘
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天
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
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

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
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紱夫豈傲著而後謀
通患結而後思復六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
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
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胃心巖壻絕
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
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
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旣拔立生之
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
禍機發於毫端逸翩斲於聶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
味於甘醪錄八字其懼患也若無轡而乘

奔其慎禍也猶履兵而臨谷或振褐高樓揭竿獨往或
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邇
畏此駟馬平仲辭已殷鑒於崔慶張臨挹蒲灼戒乎桑
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旣明全喪之實又顯
非知之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
刃愚夫弗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
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
庖子涉族怵然爲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况乎觸害犯
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折於叩轆泛衝
波於吕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
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爾言

慎而已矣

肉刑論

袁宏

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縣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以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不已不能克其嗜慾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饜無以愜其慾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闔者守內劓者守圜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荀卿亦云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

正交論

蔡邕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明交善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

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
聲旣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
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或疆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
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携二者有之惡朋黨而絕
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
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
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
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
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
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
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

不患人之遺已也信且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
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
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感在乎躬莫之改
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
則以交誨也商也實允故告之以拒人師也福故訓之以
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
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
貶也穀梁赤曰心志旣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
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
黜其邪與其彼農比黍而獨稷焉天黍亦神農之嘉穀
與稷竝爲粢感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愆矣拈二論而

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
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廣文 卷第五十

廣文選卷第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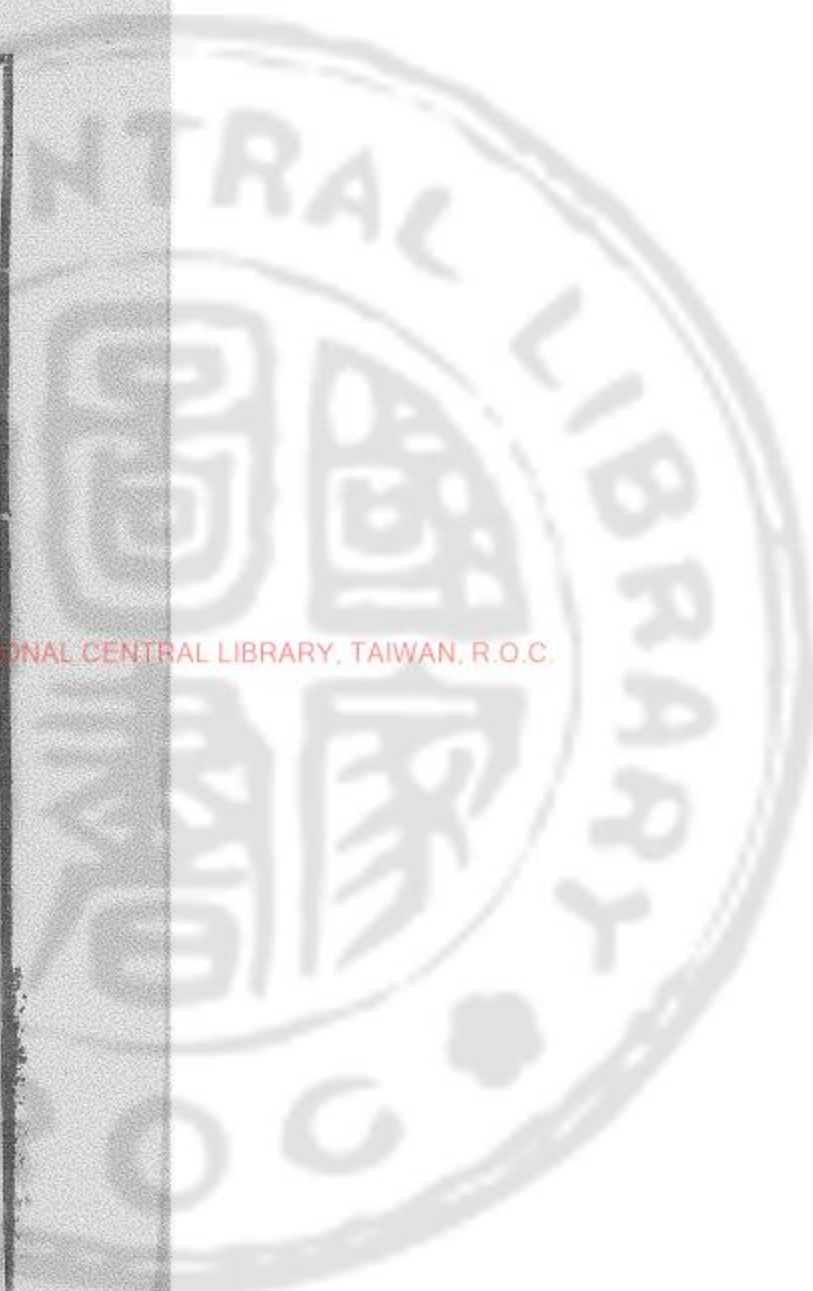
論三

中論五篇

治學

徐幹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䟽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妊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
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鍾之
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
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
高如寤寐焉久而愈思足顧所出來則杳然甚遠以其難
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
也倦立而思遠不知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
循雌之必獲也孤山在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
子心不苟願必以平水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
必以博聞是以情以任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
何以行弗思何以知侍小子勉之斯可謂人師矣馬雖有

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
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
旣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
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
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
行終身暨暨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
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帥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
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
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
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
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

乎已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

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

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壯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所也孤

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沫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

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被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媒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好生弑於嘗鼃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媒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恕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惰慢

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無嗣文公以肅命與國邾攀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招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罄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結綬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虛道

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

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已惡之重矣既知已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已况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

忌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君子誠知
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
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闕棊之內而聞千里之外
因人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
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
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
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
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
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
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且曰睿
聖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而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

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爲已旣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
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
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
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
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
已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訥爾
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蓋聞舜之在鄉黨
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
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
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
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爲人之所譽而爲人之所

謗者未盡為善之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修身療暑莫如親冰信矣哉

藝紀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羣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槐人無

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為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為君子也故立保民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材也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

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
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
外著孔子曰君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
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故寶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
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
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鍾磬升降趨翔
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
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
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
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

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
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
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
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
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
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
愛敦則羣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
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
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曆數

昔者聖王之造曆數也察紀曆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

辰之迭中寤覺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
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
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曆數者先王以憲敘生之
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昔少
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
常毋相侵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
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
象日月星辰敬受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
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
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滔淫廢時亂日湯武革命始

作曆明時敬順天數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
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分至啓閉之
日人君親登觀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為備者也故周德
既衰百度墮替而曆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
秋譏之其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
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
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
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
西流司曆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戰
國構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強攻取為務是以曆數廢而
莫修浸用乖繆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法尚多

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為歲首曆用顓頊孝武皇帝恢復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數之士使議定漢曆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後分至啓閉不失其節弦望晦朔可得而驗成哀之間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為三統曆比之衆家最為備悉至孝章皇帝年曆踈闊不及天時及更用四分曆舊法元起庚辰至靈帝四分曆猶復後天半日於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造乾象曆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於今為密會宮車宴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上觀前化下迄於今帝王興作未有奉贊天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

本至啓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也夫曆數者人之所以測靈耀之順而窮玄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今麤論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為後之達者存損益之數云耳

通易論

阮籍三首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變經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于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是以天地象而萬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取變化有成南面聽斷

向明而治結繩而爲網罟致日中之貨脩耒耜之利以
教天下皆得其所黃帝堯舜應時當務各有攸取窮神
知化述則天序庖犧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
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
至乎文王故係其辭於是歸藏氏逝而周典經興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易之
爲書也本天地因陰陽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故
乾元初潛龍勿用言大人之德隱而未彰潛而未達待
時而興循變而發天地旣設屯蒙始生需以待時訟以
立義師以聚衆比以安民是以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收其心也原而積之畜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裁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其理也先王旣歿
德法乖易上凌下替君臣不制剛柔不和天地不交是
以君子一類求同過惡揚善以致其大謙而光之哀多
益寡崇聖善以命雷出於地於是大人得位明聖文興
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明其道以答天貺於是萬物服
從隨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臨馭統一大觀天下
是以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儀之以度也包而有之合
而含之故先王用之以明罰勅法自上乃下貴復其賤
美盛亨盡時極日至先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
靜民也季葉旣衰非謀之獲應運順天不妄而作故先
王茂對時育萬物施仁布澤以樹其德也萬物歸隨如

法流承養善反惡利積生害剛過失柄習坎以位上失其道下喪其羣於是大人繼明照于四方顯其德也自乾元以來施平而明盛衰有時剛柔無常或得或失一陰一陽出入吉凶由闇察彰文明以止有翼不飛隨之乃存取之者歸施之以若用之在微貴變慎小與物相追非知來藏往者莫之能審也易之為書也覆燾天地之道囊括萬物之情道至而反事極而改反用應時改用當務應時故天下仰其澤當務故萬物恃其利澤施而天下服此天下之所以順自然惠生類也富貴侂天地功名充六合莫之能傾莫之能害者道不逆也天地易之主也萬物易之心也故虛以受之感以和之男下

女上通其氣也柔以承剛久其類也順而持之遁而退之下隆上積剛動大壯正大必用力盛則望明升惟進光大則傷聚以處身異以成類乖離既解緩以為失損益有時察以主使揚于王庭乘五馬敗剛既決柔上索下合令臣遭明君以柔遇剛品物咸亨剛據中正天下大行是以后用施命詰四國貴離教也於是天地萃聚百姓合同升而不已屆極及下井養不窮卑不能通不可弗革改以成器尊卑有分長幼有序主之以震守之以威動不可終敵應而行漸以進之為人求位君子之欲進者也臣之求君陰之從陽委之歸誠乃得其所歸而應之專而一之陽德受歸道豐位大也賢人君子有

衆以成其大也窮侈喪大夫之位羣而靡容容而無所
卑身下意利見大人巽以申命柔順乎剛入而說之說
而教之順天應人渙然成章風行水上有文有光男行
不窮女位乎外衆陰承五上同在中從初更始乘木有
功故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奉天建國也剛柔分適得中
節之以制其道不窮信愛結內剛得中位誠發於心庶
物唯類大得則虧甚往則過既應於遠默則不利故君
子是以行重乎恭喪重乎哀篤偽薄也小過下泰不宜
於上下止上動有飛鳥之象焉初六坎下上六離體飛
鳥以凶是以災青也柔處中剛失位利與時行過而欲
遂小亨王象陰皆乘陽陽剛凌替君臣易位亂而不已

非中之謂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慮其敗也通變無窮
周敗又始剛未出陰在中柔濟不遺遂度不窮則象河
洛神物設教而天下服慎辨居方陰陽相求初與之道
遠作之由也卦體開闔乾以一爲開坤以二爲闔乾坤
成體而剛柔有位故木老於未水生於申而坤在西南
火老於戌木生於亥而乾在西北剛柔之際也故謂之
父母陽承震動發而相承專制遂行萬物以興故謂之
長男水老於辰金生於巳一氣存之終而復起故巽爲
長女震發於風陰德有紀火中鳴鳴母道將始故離爲
中女又在西北健戰將升季陰幼昧衰而不勝故兌爲
少女倉中拔留肇幽爲陽在中未達含而未章故坎爲

中男周流接合萬物既終造微更始明而未融故艮爲
少男乾圓坤方女柔男剛健柔時推而福禍是將循化
知生從變見亡故吉凶成敗不可亂也大過何也棟撓
莫輔大者過也先王之馭世也刑設而不犯罰著而不
施習坎剛中惟以心亨王正其德公守厥職上下不疑
臣主無惑納約自牖非戶何咎車騎中門劔戟在闥雖
寘叢棘凶已三歲上六失道刑決也故高宗伐鬼方柔
道中也三年有賞德乃豐也同人五號思其終也旅上
之美樂其窮也是以失刑者嚴而不檢喪德者高而不
尊故君子正義以守位固法以威民何衢則亨滅耳而
凶也小過何也踰位凌上害正危身小者過也既濟初

六終亂何也水加日上三陰乘陽以力求濟不止必亡
故初吉終亂也未濟上六飲酒無咎何也過而莫改危
而弗聞誰咎之也無妄何也無望而至非會合陰陽之
違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得之邑人災何
也有國而不收其民有衆而不修其器行人得之不亦
災乎九五之疾勿藥何也非常之厚離以爲同无妄之
疾災以除凶天時成敗何疾之功勿藥有喜不成何識
一作也龍者何也陽健之類盛德尊貴之喻也配天之
厚盛德莫高之謂尊貴大人受命處中當陽德之至也
亢龍有悔何也繼守承貴有因而德不亢者也欲大而
不顧其小甘侈而不思其墮居正上位而無卑有貴勞

而無據喪志危身是以悔也先王何也大人之功也故
建萬國親諸侯樹其義也作樂薦上帝正其命也省方
觀民施其令也明罰勅法督其政也閉關不行靜亂民
也茂時育德應顯其福也享帝立廟昭其祿也稱聖王
所造非承平之謂也后者何也成君定位據業修制保
教守法畜履治安者也故自然成功濟用已至大通后
成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也成化理決施令誥方因統紹
衰中處將正之務非應初受命之事也上者何也日月
相易盛衰相及致飾則利之未捷受故王后不稱君子
不錯上以厚下道自然也君子者何也佐聖扶命翼教
明法觀時而行有道而聖人者也因正德以理其義察

危廢以守其身故經綸以正盈果行以遂義飲食以須
時辯義以作事皆所以章先王之建國輔聖人之神志
也見險慮難思患預防別物居方慎初敬始皆人臣之
行非大君之道也大人者何也龍德潛達貴賤通明有
位無稱大以行之故大過滅示天下幽明大人發輝重
光繼明照于四方萬物仰生合德天地不爲而成故大
人虎變天德興也君子曰易順天地序萬物方圓有正
體四時有常位事業有所麗鳥獸有所萃故萬物莫不
一也陰陽性生性故有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
惡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見八卦居方以
正性著龜圓通以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義以

定性取著龜以制情仁義有偶而禍福分是故聖人以
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
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
別一作求者雖吉必凶知之以守篤者雖窮必通故寂
寞者德之主恣睢者賊之原進往者及反一作之初終盡
者始之根也是以未至不可圻也已用不可越也紂有
天下之號而比匹夫之類鄰周處小侯之細而亨于西
山之賓外內之應已施而貴賤之名未分何也天道未
究善惡未淳也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審乎人之德
者不憂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故道不可
逆德不可拂也是以聖人獨立無悶大群不益釋之而

道存用之而不可既由此觀之易以通矣

莊論

伊單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
先生徘徊翔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
兮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決莽之州恍然而止忽然
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
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緝紳好事之
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闕鑿整飭嚼
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臆臆然視投跡
躡階趨而翔至羞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林或作莫
冑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

吾生平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
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五儒之迹被沙衣冠飛
翮垂曲裾揚雙鸞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
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
先生曰何哉予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
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
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
生以天地為一物以萬類為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
自以為誠是也於是先王乃撫琴客與慨然而嘆俛而
微笑仰而流盼噓喻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
閻峰之上者

崑崙之下没而不

及端冕者常服之飾驩駟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
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鍾
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慢之
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於自然萬物
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
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
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
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
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
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
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

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塲子為壽彭祖為夭秋毫為大太山為小故以死生為一貫是非為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

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丑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佳性或作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為讐敵斷割肢體不以為痛日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癘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寃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无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

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
與未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為小雲將不失於
其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
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
襲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
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
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
造巧者害於物明者是非者危其身脩飭以顯潔者惑
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亂一作其真故自然之理不得作
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
利外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梁

也剋已以為人郭外之仁也竊其雉經者此句

之子也剋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懼菁華被沆瀣

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潔已以

尤世修身以明誇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

者迷罔之倫也或作誠成非媚悅以容求乎故被珠玉以

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

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

厚之情燦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為一體得失無

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

貪濇之為罰而貞白之為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

大均淳固不貳其紀清靜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

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
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
齊之雄三晉之上嘗相與賾日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爲
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感僕馬修衣裳美
珠玉飾帷墻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竟遂縱橫
家以彗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
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復吹或作萬數
竅物一作相和忽焉自己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
死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
其文死生無變而一作有云天刑言者壞道之談也折
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

患也故夫裝束馮軾者行以離支

一作交

慮在成敗者坐

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
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爲之本寓言
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
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
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
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
以至循而秦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
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
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
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容今談而同古齊說

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臆亂次而退踈跌失跡隨而望之耳或作其後頰亦以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慙愧於衰僻也

樂論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為政之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鐘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無之何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平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為子論其凡而子自

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群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園山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一作罰不用而民自安天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五聲無味不煩則陰陽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

智惠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子始一作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典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為欲之者流涕聞之者歎息背而忝之無不慷慨懷末日之娛抱長夜之嘆相聚而合之群而習之靡靡無已棄父子之親弛君臣之制一作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客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乖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

起而意愈異患生而慮不同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為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頌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先王一作帝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為進退頌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鍾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

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鍾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一作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頽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秉持之以久散其群比其文沃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太化先王之爲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

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丙疆景武當益或作於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鞀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繁纓曲縣而孔子嘆息蓋惜禮

壞而樂崩也夫鐘空者聲之主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恠聲並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喜大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嘆庶人群生踊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嬾嫚之色雍門作松柏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簡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歌憎比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熾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

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百姓安服淫亂之聲殘壞先王之正故後王必更作樂各宣其功德於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其名目變造歌詠至於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跡咸池六英之名既變而黃鐘之宮不改易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好音之聲者不足與論律也舜命夔與一作龍典樂教胄子以中和之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

五聲八音在治習以出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淫聲汨湮
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言正樂通平易簡心澄氣清
以聞音律出納五言也夔曰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故笙
鏞以間鳥獸蹠蹠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詩言志歌詠言操聲鳴琴以
聲依律述先王之德故祖考之神來格也笙鏞以間正
無一作樂聲希治修無害故繁毓蹠蹠然也樂有節適九
成而已陰陽調達和氣均通故遠鳥來儀也質而不文
四海合同故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也言天下治平萬物
得所音聲不譁漠然未兆故衆官皆和也故孔子在齊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以
肉爲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自西陵
青陽之樂皆取之竹聽鳳凰之鳴尊長風之象采大林
之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
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
則節制令一作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
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
於近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
求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
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興或
輿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糧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

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
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
蒲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
樂也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於廟中聞之者皆爲之悲
咽一作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
哉乎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
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
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也誠以悲爲樂則
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
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
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噓唏傷氣寒暑不適

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俛仰嘆息以此稱
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
哉乎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
爲哀傷非爲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誄不
必爲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班玄
耽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
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辯道論

曹植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
城有郗儉善辟穀米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
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

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弃文驥而
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
日月宮殿闕庭焜耀紫薇何願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
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
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
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
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
虛求散玉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
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以爲天下一笑矣若夫
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
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影之色

歟後稱快哉

公謙論

晉王坦之 文度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
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
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
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
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
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
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
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
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

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爲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

辯謙論

晉韓伯 康伯

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旣明則彼我之

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已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殺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宜誠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賦作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已必尚於至當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已者何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

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已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存乎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况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洗其所滯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遣之緣有弊而用降已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

之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

安身論

潘尼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後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

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群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身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懼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跡鈔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訓誨導嗜毀

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之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

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巳有其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
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巳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
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巳故寢蓬室隱陋巷
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
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
行不得與之齊樂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
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
執權衡握機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
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
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
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

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
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
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
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虚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
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
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
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
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
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
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
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

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
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
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
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
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
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
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
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
矣

廣文選卷第五十一

廣文選卷第五十二

論四

釋時論

晉王彥伯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互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煖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鞅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

何恤而無祿惟先王告我塗之迷也夫人曰嗚呼子聞
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
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世賢智顯
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
道以暢摠是則袞龍出於縕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
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
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
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卿門有卿
指禿骨腐不簡蚩儻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閭庭四
門穆穆綜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者
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

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噲
爲雅量瓌慧者以淺利爲鎗鎗脰胎者以無檢爲弘曠
儂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爲高亮韞蠹者
以色厚爲篤誠庵婪者以博納爲通濟眊眊者以難入
爲凝清拉荅者有沉重之譽噤閃者得清勦之聲嗆啞
怯畏於謙讓闔茸勇敢於饕諱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
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已
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
齟齬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
心以利傾智以勢愒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
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

買職童僕闖其車乘閣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叅於靖室
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
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曲宴惟
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
素志凌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
時無狡兔衆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冰子釋然乃悟口
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
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甘遮錮蔽承明誨服我初
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
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
屋鄩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羣

谷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

文章流別論

摯虞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
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
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
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
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
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
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

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楊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

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爲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洵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徙戎論

江統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

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譯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世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

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中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郟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

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羗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羗氏以爲行衛於是羗羗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并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羗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

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沮怙終于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弃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漑其焉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甌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

能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氣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羗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闕山河雖爲寇

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羗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羗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飢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旣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殺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羗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羗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

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
獸逆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
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
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
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
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
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邊未鳩與關中
之人戶皆爲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
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
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
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

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
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
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
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
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
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
終年之益若憚蹙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
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
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
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
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

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今入塞居於漢南數世之後亦輒
叛戾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
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羗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
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
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
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大強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
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
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
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羗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
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
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

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
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嚙况於夷狄能不爲變
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或作敵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
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上庶之富豈
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
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德施末世於計爲長

聲無哀樂論

嵇康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
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
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

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
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
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或作
歷世盤於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
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
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
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
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
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
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

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
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
也今用均一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
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
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
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
絕而泣涕流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之內遇和聲而後
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
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
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
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

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為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

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為之動情悲者則聲為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為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為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為有

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詎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

之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躡矣若音聲無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惟使神妙難知恨不遇竒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

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
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
愚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
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
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
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違於心但因和聲
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
耳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
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
者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
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

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較然可
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
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
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診軫視哀樂亦宜形於聲音
聲音自當有哀樂但聞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
無常之聲則頽然獨見矣今矇瞽面墻而不悟離婁照
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
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
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
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
雖遭無常之聲則頽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

首陽之饑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
抵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
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
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
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
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噉薰目之與哀泣同
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
矣何者肌液肉汗蹶管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筵酒之囊
漉雖管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
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
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

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
弦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
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
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
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
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
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
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
羊舌毋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
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
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

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畧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

將次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_{或作}不全_信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

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
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
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
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
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敘剛柔之分也
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
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
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
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
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
舌毋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

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
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
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
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
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
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
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
何異於籟籟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
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
不能令籟籟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
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籟不因惠心而調然則心之

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
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
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
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
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
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
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
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
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
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
聲音歸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

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
情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
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
駭心故聞鼓鞀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
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聞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
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
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且齊楚之曲多
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
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
欲愜然皆以單復高埤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
端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

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
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
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
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
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
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
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
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
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瑟或忻
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
變於昔而歡感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於喜

者其主於哀樂故歡感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
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
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為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
為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
得染太和於歡感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
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
而歡感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
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
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
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
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

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燭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感並用者真主何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机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出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机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懽感並用欲

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懽則感不感則懽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傷笑是懽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覩其哀涕之容而未嘗見笑嚙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其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懽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拊不及僂由此言之僂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嚙雖出

於懼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為樂之應聲以自得為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為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嚬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嚬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悖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

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為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文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敘志舞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昭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

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繫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窳窳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及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姪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

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
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甚於淫邪也淫之與正
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錢神論

晉魯褒子道

有司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
綦毋先生斑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
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
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
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
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修易不云乎隨之時義大
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

謂之才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爲筐篚以機神爲幣帛
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
謂子之云既不知古文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
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貴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
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
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
以幣帛爲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
而爲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爲體有乾有坤
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
患耗折難朽象壽不遺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愛
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

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
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孱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爲言
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
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
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
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
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
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
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可聞使豈
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子死無錢可使鬼子活子夏云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富貴何可以明之錢能

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
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由公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窮達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
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
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
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
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
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
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
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各

譽益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文選卷第五十二

廣文選卷五十二

三

廣文選卷第五十三

說廣

籍田說

曹植 二首

春耕于籍田郎中令侍寡人馬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沒而歸館晨未斲而卽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藿特疇禾黍異田此寡人之理政也及其息也涌庇重陰懷有虞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 藜臭蔚弃之遠壇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大咸取

驗焉又曰封人有能以輕鑿脩鉤去樹之蝸者樹得以茂繁中舍人曰不識天下者亦有蝸者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鯀驩堯非堯之蝸與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蝸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蝸與然三國無輕鑿脩鉤之任終於齊篡魯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為君子者亦有蝸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此亦君子之蝸也天子勤耘以牧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始於種終於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弃而不耘則改為荒疇苦蠶年者期於必收譬修道者亦期於沒世

蠲屨說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蠲屨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劔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巖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佯若有來况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閔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為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

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
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嘘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庭寥
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余將請
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
呻廓然歎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
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
勞而我之好逸乎余將歸于太虛於是言卒絕響神光
務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
彼路濱履以丹土翳以綠椽夫存亡之異世乃宣尼之
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箴上

周虞人箴

左傳

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
其鹿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百官箴 二十八首

楊雄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潏潏河流夾
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
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
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塲漢興定制
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

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矯
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
絲絺紵濟漂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
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雉雉祖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
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
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鷄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
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乂必畏
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獻歆厥居爲墟牧臣司
兗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群水攸歸萊
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
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
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
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
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瀦有
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
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格沈湎于酒而忘其

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
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
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許彭蠡既瀆陽烏攸處橘柚羽貝瑤
琨篠蕩闡越北垠沅湘攸往德廣矣淮夷蠢蠢荆蠻翩彼
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黃躓於山咸跌於汚莫跌
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
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
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大伯遜位以基吳紹類夫差一誤
大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嘗周之隆越裳重譯春

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
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荊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
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
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
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
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慄以悍氣銳以剛
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
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維是經榮播臬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
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
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
牙靡哲靡聖指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
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
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
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
孫子王赧為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

巖巖崑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鮫
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隩禹道江沱岷嶓啓乾遠近

底音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梗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
飽帝有桀紂滔沈頰僻遇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
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為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
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羨
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閭闔畫為雍垠上侵積石下
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主
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
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為
西荒南排勁越北起疆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

志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偏伊昔唐虞實
爲平陸周末存臻追于獯鬻晉弱其陪周使不阻六國
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疆秦北排蒙公城
壇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
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
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
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

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
罷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
陽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
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
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
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于季赧遂以滅
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
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
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

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光祿勳箴

經兆官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泆特牛之飲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鞀忘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為防禦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為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內各保

其守未修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栢林揚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標劍遂成其詐軻狹七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閭樂矯搜戟者不誰謂誰何也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太僕箴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失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驥孔圻僕夫執轡載駟我輿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有淫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而淫於齊詩好牡馬牧於駟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廐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蓋惡夫廐多肥馬而野有餓

殫與所僕臣司駕敢告執皂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厥後凌遲上帝不觚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刑是劓無云何害是剝是剖惟虐惟殺人莫予柰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誦

大鴻臚箴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為上下羅

脩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隳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人失其材職反其官案察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隣

宗正箴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一作胃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胤而忘其宗緒周譏戎女魯喜子同高作秦崇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覓靈靡附伯臣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實
施厥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作程旁求
求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為民作
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
而東作不勅膏腴不穫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
陵遲衰微姬卒以痒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有海
內無聊農臣司均敢告執繇與徭同

少府箴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帑祁
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其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
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

噓至於耽樂流洄而姮妹作祟廿六寮不御不恢夏殷
喪其國康而不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
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觚

執金吾箴

溫溫唐虞重襲純孰一作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寇
與寇同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
蕙蕙動作宜時用之不墜實反生灾秦政暴戾播其威
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
咨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璜

將作大匠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

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
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為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
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
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
不仁秦築驪阿羸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稷題是遂
妣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墻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
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
有柝柵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
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

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
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
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芒芒大田芄芄作穀山有征陸野有林麓夷原汚數禽
獸攸伏魚鱉以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
帝拜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顧於愆卒遇
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鹿鹿攸伏不如德至衡
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為萬國乃立地官空

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羣牧綴以方侯烈烈
雋又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
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培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
力匪政斯勅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浮孰不傾
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翼翼太常寔為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
于羣神我祀既祇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
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為不
弔棄禮慢祖嚶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臧文不寤
文隳太室桓納郃賂災降二宮用誥不祧故聖人在位

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隣之犧牛
不如西隣麥魚秦殞望夷隱斃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
書

尚書箴

皇皇聖哲允勅百工命作齋慄龍為納言是機是密
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
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
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
易稱不密則失臣兇吉其和異吝其頻書稱其明申
申厥鄰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殞
身一姦愆命七廟為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司

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修畫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啓其軌勗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爲王之易易大舜南面無爲而衽席乎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决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瑚簋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

賓

太尉諸箴

崔駰四首

天官冢宰庶僚之師師錫有帝命虞作尉爰叶台極安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惟式九州用綏群公咸治干戈載戢宿纏其紀上之云據下之云戴苟非其人敦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昆吾隆夏伊摯成盛商季世頗僻禮用不匡無曰我強莫余敢喪無曰我大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艾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河南尹箴

茫茫天區畫冀爲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商周河

洛是居成王郊廓以處鷄墟諸夏勁強是從是橫徹我
牆屋而師尹不匡霸奪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齊九鼎
入秦

司徒箴

天鑒在下仁德是興乃立司徒亂茲黎烝茫茫庶域率
土祁祁人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靡怠靡違敬敷
五教九德咸事嗇人用章黔疇是富無曰余恃忘予爾
輔無曰余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
疚于爾祿豐其折右而鼎覆其餽書歌股肱詩刺南山
尹氏不堪國度斯憊徒臣司衆敢告執藩

大理箴

邈矣臯陶翊唐作士設為犴狴九刑允理如石之平如
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罪人斯殛凶旅斯并熙又
帝載旁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聖人論語如得其情子
則哀矜勿喜宰禮刑衛人釋艱釋之其忠勳亮孝文于公哀寡定國
廣門變哉邈矣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
欲刑以肆忿紂作炮烙周人滅殷夏用淫刑湯誓其軍
衛鞅酷烈卒殞于秦不疑加害禍不反身嗟茲大理慎
于爾官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虔或有忠能被害或有
孝而見殘吳沉伍胥殷剖比干莫遂爾情是截是刑無
遂爾心以速以殛天鑒在顏無細不錄福善灾惡其效
甚速理臣司律敢告執獄

東觀諸箴

漢崔瑗子王三首

洋洋東觀古之史官三墳五典靡義不貫左書君行右
記其言辛尹顧訪文武明宣倚相見寶荆國以安何以
季世咆哮不虔在強奮矯而戮彼逢干衛巫監謗國莫
敢言狐突見斥淖齒見殘焚文坑儒羸反爲漢巫蠱之
毒殘者數萬嗟嗟後王曷不斯鑒是以明哲先識擇木
而處夏終殷摯周聃晉黍或笑或泣抱籍遁走三葉靖
公果喪厥緒宗廟隨夷遠之荆楚麥秀之歌億載不腐
吏臣司藝敢告侍後

尚書箴

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南翼周實司喉吻赫赫禁臺萬

邦所庭無曰我平而慢爾衡無曰我審而怠爾明四岳
阿鯨績用不成虞咎八元五教聿清舉以無私乃忝服
榮正直是與伊道之經先民匪懈末世流聲君子下問
敢告侍庭

司隸校尉箴

煌煌古制分劃五服翼翼封畿四方之極牧監匡設是
謂王國大漢通變崇弘簡易吞舟之網以濟難阨自時
厥後或慢或遲繡衣四出禍起宮闈江克作亂辱于戾
園率隸掘蠱以詰其姦既定旣寧爰遂其官俾督京甸
時惟鷹鷂必正必式國之司直乃回乃邪寔爲讒慝毀
於自賢悔其何及昔唐虞晏晏庶績以熙羸氏慘慘怨

毒用滋是故履上位者無云我貴苟任激訐平陽玄默
以式百辟畫一之歌豈猶遐邈使臣司隸敢告執役

外戚箴

漢崔琦子瑋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
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
王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衰葉漸已
頽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
索牝鷄之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圯剝至親
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
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憚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蝮蛇
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剗天怒地忿人謀鬼

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耽色
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
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妹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已亡殷
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
欲鳩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
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
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
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侍中箴

胡廣

皇矣聖上神居天處勤求俊良是弼是輔匪懈于位庶
工以敘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勗聞上帝賴茲四臣辛尹

是訪八虞是詢濟濟多士又用有勳文公欽若越興周
道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為政首降及厲王
不祇不恪曠彼榮夷用肆其虐惟敗天命寇賊並作圯
墜宗緒寢廟靡託無曰我賢不選至親無曰我任妄用
嬖人籍閱飾顏穢我神武鄧通擅鑄不終厥後中書竊
命石弘作禍高安斷袂哀用無主侍中司中敢告執矩

贈第五永箴

漢高義方

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度古之君子即
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
作歌如鷹如鸛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
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曰已能

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武是尊周公大聖石碣純臣以
威克愛以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
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先公高
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

太師箴

嵇康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
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化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
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
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
熙不天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
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

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
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
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頽然後蒞之下逮德衰大道沉淪
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 肇仁利巧愈競繁

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貞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
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
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
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
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
多國乃殞顛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彘人是
謀楚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虐藥書作難主父棄禮

穀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今古相
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丹振
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
強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逞顏諛言順耳染德生患
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
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僣虚心
導人允求謹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乘輿箴

潘尼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
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
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

導群生之性而理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
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
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
多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
雖禪代猶脫履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
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
夫修諸已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
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
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
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

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杆之銘無諱之史所
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
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諭使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自誠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
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
至揚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
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凡以爲王
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摠萬機而撫四海簡群才
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
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
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

至尊之號故以乘輿曰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
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
崇軌譬猶丘垤之望華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
矣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峙上下弗形
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
倫未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
不勤義農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
名不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
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
而入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
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

應而莫予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鑒不
遠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寔室而夏
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
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
茨不剪周文日昃昧旦不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
鮮故濩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
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
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
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
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
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

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不承天序放桀
惟湯克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獄三塗
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
紂之百尅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
白首乃新望由鈞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
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
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疾尅不爲累由
夷逃寵遠於脫屣柰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
所難唐朝旣泰四族作奸周室旣隆而管蔡不虔匪我
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雋又在官君非臣莫治臣
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

言

吏部尚書箴

傅玄

明明王範制爲九服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又
用不慝貴無常尊賤不指卑不明厥德國用顛危昔舜
舉咎繇而雋又在官湯舉阿衡而不仁流屏表正而
象平日夕而景側處喉舌者患銓衡之無常不患於不
明故曰無謂隱微廢公任私無好自專違衆取怨是以
古之君子無親無踈縱心大倫修己以道弘道以身易
貴好爵書慎官人官不可妄授職不可闇受能者養之
致福不能者弊之招咎衡臣司書敢告左右

學箴

李尤

茫茫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累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
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群塗思通闇實
師明匪余求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義農
宏贊立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
塵而人罔慙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
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
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
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
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群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
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竹奇乃放
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爲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

兔陵罔游魚遁川至臚深妙大象幽玄棄餌取罟而責
功蹄筌失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亂拔本塞源遁
迹求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
有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
以一朝擬禮不可爲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
以長物非義無以齊耻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
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干
里况乎行止復禮克已風人司箴敬貽君子

尚書今箴

張華

明明先王開國成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府令百官政
用罔憊昔舜納太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

仲山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衮闕王謂使之光明我王猷
王猷允塞而四海咸休雖曰聖明必資良材無曰我智
官不任能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世
季道缺天綱縱替既無老成改舊法制法制不修不長
厥裔尚臣司臺敢告侍衛

廣文選卷第五十三

廣文選卷第五十四

銘

沛泗水亭銘

以下入物類

班固

十九行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甦一作累唐氏之
後曰劉累流裔襲唐末風寸天尺土無埃斯亭建號宣基維
 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秦王應門
 造勢斗壁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剗擒三
 秦靈威神佑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
 諸夏以康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裂土封功炎
 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叙將十八贊述
 股肱休勛顯祚末末無疆國寧家安我君是生根生葉



茂舊邑是仍於皇舊亭苗嗣是承人之福祐萬年是興

十八侯銘

鄼侯蕭何

兢兢相國弘策不追御國維綱秉統樞機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鄼

將軍舞陽侯樊噲

兢兢將軍威蓋不當操盾千鈞拔主項堂興漢破楚矯矯忠良卒為丞相帝室以康

將軍留侯張良

赫赫將軍受兵黃石規圖勝負不出帷幪命惠瞻仰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光管舊宅

太尉絳侯周勃

懿懿太尉醇厚朴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歷位卿相土國兼并見危致命社稷以寧

將軍平陽侯曹參

蹇蹇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而匡傾興代之際濟主立名身履國土秉御乾楨

丞相戶牖侯陳平

洋洋丞相勢謫師旅擾攘楚魏為漢謀主六奇解厄揚名于後

南宮侯張敖

堂堂張敖耳之遺萌以誠佐國序跡建忠功成德立襲

封南宮垂號萬春永保無疆

衛尉曲陽侯酈商

衍衍衛尉德行循規遭兄食其隕歿於齊橫耻愧景刎
頸自獻金紫褒表萬世不刊

將軍潁陽侯灌嬰

煌煌將軍輔漢久長威震呂氏姦惡不揚寇攘殄盡躬
迎代王功顯帝室萬世益章

將軍汝陰侯夏侯嬰

斌斌將軍鷹武是揚內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又安流
及夏荒聲騁海內苗嗣紀功

將軍陽陵侯傅寬

休休將軍如虎如龍御節勒陳破敵以威靈金曜楚火
流烏飛將命仗節功績永垂

將軍信武侯靳歙

斤斤將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十二匹旅折衝扞難遂
寧天下金龜章德建號傳後

丞相安國侯王陵

明明丞相天賦庭直剛德正行不枉不曲功業成著榮
顯食邑距呂奉主昭然不惑

將軍襄平侯韓信

桓桓將軍輔主克征奉使全璧身出項營序功差德履
讓以平轉北而遊雲中以傾

將軍棘津侯陳武

巖巖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乘險難困不違仇滅主定四海是楨功成食土德被遐邇

曲成侯蟲達

晏晏曲成輿從龍騰安危從主赤曜以升赫赫皇皇道彌光明惟德御國流及後萌

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

肅肅御史以武以文相趙距呂志安君身徵詣行所如意不全天秩邑土勛乃永存

將軍青陽侯王吸

邑邑將軍育養丞徒建謀正直行不匿邪入軍討敵頭

定天都佩雀雙印百里為家

西嶽華山堂闕銘

以下地理類

漢張昶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瀆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聖人廢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布伍方則處其四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袤奇蟲山經有紀矣是以帝王巡狩親五嶽而告至觀方后而考禮故經有望秩之禋典有生殖之祀蓋所以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力政疆國攝其祭奉其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於禹貢而分秦晉之境奉鄙

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邑既遷徙禮亦如之二國力爭以奉以祭其城險固基趾猶存故老之言未殞於民也逮至大漢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率禮不越故祀是尊歷葉增修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以迄于今而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喬松之疇是遊是憩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巖塞厓鄉邑巫覡宗祀乎其中者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財之寶黃玉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嵩高降生申甫此亦有焉天有所興必先廢之故殷宗周宣以衰致盛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毀財

禮之庭廟傾壞壇場蕪穢祭祀之禮有缺焉於是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關卿亭侯段君諱煨字忠明自武威占此土憑託河華二靈是與故能以昭烈之德享上將之尊嚙命持重屯斯寄國討叛柔服威懷是示群兇既除郡縣集寧家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朝釋西顧之慮而懷關中之恃雖昔蕭相輔佐之功功冠群后弗以加也遂解甲休士陣而不戰以逸其力修飾享廟壇場之位荒而復辟禮廢而復興又造祠堂表以參闕建神路之端首觀壯麗乎孔徹然后旅祀祈請既有常處雖雨霑衣而禮不廢於是邑之士女咸曰宜之乃建碑刻石垂示後裔其辭曰於穆堂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

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程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
禋祀黍稷芬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孟津銘

李尤 三首

洋洋河水赴宗于海經自中州龍國所在黃函白神赤
符以信昔在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乃往克殷大漢
承緒懷附遐鄰邦事來濟各貢厥珍

洛銘

洛其能耳東流會集夏禹導䟽經于洛邑玄龜赤字漢
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鄉萬乘終濟造舟爲梁三都
五州貢篚萬方廣視遠聽審任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
康

函谷關銘

函谷險要襟帶喉咽尹從李老留作二篇孟嘗離秦奔
驚東征夜造稽疑譎以雞鳴范睢將入自盛以囊元鼎
革移錯之新安舍彼西阻東卽高原長墉重關閑固不
踰簡易從與乾合符

太平山銘

孫綽

崑莪太平峻踰華霍秀嶺樊縕竒峯挺嶸上干翠霞下
籠丹壑有士冥遊默往奇託肅形枯林映心幽漠亦旣
覩止渙焉融滯懸棟翠微飛宇雲際重巒蹇產廻溪縈
帶被以青松灑以素瀨流風佇芳翔雲停藹

凌煙樓銘

鮑照

臣聞憑颯薦響唱微效長垂波鑒景功少致深是以冰
臺築乎魏邑鳳閣起於漢京皆所以贊生通志感悅幽
情者也伏見所製凌煙樓樓置崇迥瞰平寂即秀神
臯因基地勢東臨吳甸西眺楚關奔江永瀉鱗嶺相葺
重樹窮天通原盡目悲積陳右賞絕舊年誠可以暉曠
高明藻撤遠心矣夫識緣感傾事待言彰匪言匪述綿
世罔傳敢作銘曰巖巖崇樓藐藐層階基天削戶牖
雲區瞰江列楹望景延除積清風露合綵煙塗俯窺淮
海俛眺荆吳我王結駕藻思神居宜此萬春修靈所扶

桐栢山金庭館碑銘

沈約

夫生靈為貴有識斯同道天云及終天莫反故仙學之

祕上聖攸尊啓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妙訣駐景濛谷
還光上枝吐吸煙霞變煉丹液出沒無方升降自己下
栖洞室上賓羣帝覩靈岳之驟啓見滄波之屢竭望玄
州而駿驅指蓬山而永鶩芝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
車萬乘載旗旆之逶迤此蓋栖靈五嶽未暨夫三清者
也若夫上玄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玄霜絳雪
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誓嚴重志業
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徒
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早尚幽栖屏棄情累留愛
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
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玄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末

自夏汭固乞還山權憇汝南縣境因非息心之地聖主
纘歷復蒙繫維永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
茲嶺所憇之山實性桐栢實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
仰出星河上參倒景高崖萬沓邃澗千迴因高建壇憑
巖考室飭降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栢所在歛號金庭
事曷靈圖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
十人用祈嘉祉約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群竄景窮
麓結懇志於玄都望霄容於雲路仰宣國靈介茲景福
延吉祥於清廟納萬壽於神躬又願道無不懷澤無不
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輟烽守在海外因此自勉
兼遂微誠日久鄞郇自強不已翹心屬念晚卧晨興食

正陽於停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飛九丹而
宴息乘鳧輕舉留舄忘歸以茲丹穀表之玄極無曰在
上日鑿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曰道無不在若
存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群方用之日損言則非常儵焉
靈化羽衣霓裳九重崑崙三山璀璨日爲車馬芝成宮
觀虹旂拂月龍輶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旦伊余菲薄
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津東採震澤西游漢濱依
佈靈春髣髴幽人帝明紹歷惟皇纂位屬心鼎湖脫徒
神器降命凡底仰祈靈祕瞻彼高山興言覆篲啓基桐
栢厥號金庭喬峯迥峭擘漢分星臨雲置壇駕岳開樞
澗塗蹇產林祈葱青誰謂應遠神道微密慶集宮闈祥

流罕畢其久如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藥生
變煉外示無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資假力輕舉騰
空庶憑嘉誘求濟微躬

金人銘

以下器
物類

無名氏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
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
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炎若何
涓涓不壅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劄將
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
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
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

後 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楊
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
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湖雖左長於百谷者以其卑
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鼎銘

宋正考父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饁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杖銘

劉向

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
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
悅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

貴

仲山甫鼎銘

崔駰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
任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理

車左銘

傅毅二首

虞氏作車取象璣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
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玄覽
于道求思厥中

車右銘

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耆老子我是匡惟賢是師惟
道是式箴闕旅賁內顧自勗匪望其度匪愆其則越戒

敦約禮以華國

漏刻銘

李尤

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
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
著明序以崇熙季末不虔德衰于茲挈壺失職刺流在
詩聖哲稽古帝則是欽尺璧非寶重此寸陰昧且不顯
敬聽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

座右銘

漢嚴遵君平

夫疾行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託蔭則影響無
因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禍患之門滅身之斧
言語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亡身

是以聖人當言而懷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
不得已當而後言嗜慾者潰腹之矛貨利者喪身之仇
嫉妬者亡軀之害讒佞者刎頸之兵殘酷者絕世之殃
陷害者滅嗣之場淫戲者殫家之塹嗜酒者窮餒之藪
忠孝者富貴之門節儉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傳告後
嗣萬世勿遺

五熟金銘

魏文帝

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維瑾實幹心膂靖共夙夜匪
違安處百僚師師皆茲矩度

承露盤銘

曹植

岿岿承露峻極太清神君醴醑洪基嶽停下潛醴泉上

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風所經匪我明君孰能經營近歷
躔度三光明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宵
零神物攸協高而不傾奉天戴魏恭統神器固若露盤
長存永貴賢聖繼跡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
祚億兆永荷天秩

無射鍾銘

王粲

有魏匡國成功允章格于上下光于四方休徵時序人
悅時康造茲衡鍾有命自皇三以紀之六以平之厥量
孔嘉厥齊孔時音聲和協人德同熙聽之無斃用以啓
期

反金人銘

孫楚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背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為鬼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為濁夷柳為清鮑肆為臭蘭圃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滅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群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不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為傷悲期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為蚩是以君子追而改之

誄

孔子誄

魯哀公

昊天不吊不勅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執紼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

明帝誄

傅毅二首

惟此永平其德不回恢廓鴻績遐方是懷明明肅肅四國順威赫赫盛漢功德巍巍躬履聖德以臨萬國仁風弘惠雲布雨集武伏蚩尤文騰孔墨下制九州上係皇極豐美中世垂華億載冠堯佩舜踐履五代三雍既洽帝道繼備七經宣暢孔業淑著明德慎罰尊上師傳薄刑厚賞惠慈仁恕明並日月無有偏照譬如北辰與天同曜發號施令萬國震懼庠序設陳禮樂宣布璇璣所

建靡不奄有首龍納賦如歸父母正朔永昌冠帶僭耳
四方共貫八極同軌

北海王誄

誄曰永平七年北海靜王薨於是境內市不交易塗無
征旅農不修畝室無女工感傷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
土仰想皇旻於惟羣英列俊靜思勒銘惟王勛德是昭
是明存隆其實死曜其聲終始之際於斯爲榮乃作誄
曰

覽視昔初若論往代有國有家篇籍攸載貴賤不驕滿
國不溢莫能履道聲色以卒惟王建國作此藩牖撫綏
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溫恭朝夕敦循伊

德

和帝誄

漢蘇順 孝山

天王徂登率土奄傷如何昊穹奪我聖皇恩德累代乃
作銘章其辭曰

恭惟大行配天建德陶元二化風流萬國立我蒸民宜
此儀則厥初生民三五作綱載籍之盛著於虞唐恭惟
大行爰同其光自昔何爲欽明允塞恭惟大行天覆地
載無爲而治冠斯往代往代崎嶇諸夏誕命爰茲發號
民樂其政奄有萬國民臣咸秩大孝備矣闕宮有洫由
昔姜嫄祖妣之室本枝百世神契惟一彌留不豫道揚
末命勞謙有終實惟其性衣不制新犀玉遠屏履和而

行威稜上古洪澤滂流茂化沾溥不愆少留民斯何怙
獻歛成雲泣涕成雨昊天不吊喪我慈父

魏文帝誄

曹植二首

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
行百姓吁嗟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過慕唐擗踊郊野
仰想穹蒼僉曰何爲早世隕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
焉光滅永棄萬民雲往雨絕承問慌惚惛憊哽咽袖鋒
抽刃欲自強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彼南風惟以鬱
滯終於偕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
惟德可論朝聞夕死孔志所存皇雖一歿天祿永延何
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

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
秉道真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製作踵武立勳季嗣
不綱網漏于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熾漢氏乃
因弗求古訓羸政是遵王綱帝典闕爾無聞末光幽昧
道究運遷乾坤回歷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
飛啓祚合契上玄五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
于天仁風偃物德以禮宣祥惟聖質疑在幼妍庶幾六
典學不過庭潛心無妄亢志清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
聽察無響瞻覩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水之潔如
砥之平爵必無私戮違無輕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
股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岩穴取士蓬

戶唯德是索弗拘禰祖宅土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
六合是虞齊契共遵下以純民恢拓規矩克紹前人科
條品制褒貶以因乘殷之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
龍鱗黻冕崇麗衡統維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
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被震
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旃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徹烏
燧江岷摧若涸魚乾若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
絕域獻款內賓德濟先王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初叔
祜河龍洛龜陵波遊下平鈞應繩神鸞翔舞數莢階除
系風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鍾寶鼎形自舊土雲
英甘露漑塗被宇靈芝日月沼朱華蔭渚回回凱風祁祁

甘雨稼穡豐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太
和洽德全義將登泰山先皇作儷鐫石紀勳兼錄衆瑞
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四嶽燎
封奉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
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藹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鏗
鏗頌德詠功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
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
紘惟絕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
張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䟽狄遐
康大行庄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未太和絕迹三五
宜作物師長爲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忽摧

身後土俾我筑筑靡靡瞻靡顧嗟嗟皇寧忍務嗚呼
哀哉明鑑吉凶體遠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
是順是將乃躬玄宇基爲首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
合山同陵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
幽堂耕畝田獸望魂之翔於是俟大隧之致力兮練元
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顧皇嗣
之號咷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往兮感容車之速
征浮飛魂於輕霄兮就黃墟以滅形背三光之昭晰
兮歸玄宅之冥冥差一往之不返兮痛悶闔之長扃咨遠
臣之眇眇兮成凶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
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橫奔兮闕闕塞之薨崢嶸顧衰經以

輕舉兮念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越兮憚天網之遠經
遙投骨於山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
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
之役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蓋尚而察卑兮冀神明
於我聽獨鬱悒而莫告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
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任誠王誄

昔二號佐文且爽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將崇懿迹等
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彼殊類矧
我同生能不惜阻目想官堦心在平素髮髯魂神馳情陵
墓凡夫愛命達者徇名王雖薨徂功著丹青人誰不

沒德貴有遺乃作誄曰

幼有令質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其恭爰
柔克剛心存建業正室是正矯矯元戎雷動雨徂橫行
燕氏威懼北胡奔虜無竄還戰高柳王率壯士常爲君
首宜究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
百寮咨嗟

吳丞相陸公誄

陸雲二首

惟赤烏八年二月粵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
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嗚呼哀哉皇朝迭紹成命昊天
聖王作矣世有哲臣觀監存吳乃降斯神思皇我后應
運對揚穎秀崇華景逸扶桑龍輝襲極鳳鳴玉堂舉旗

清阻奮鉞夷荒悠結沈維峻極公綱將撫遠績括地九
圍皇序爽泰昊旻疾威生民如何哲人其頽登靈在天
遺音播徽敢揚元勲表之素旂乃作誄曰

濟哲我祖時文峻德玄粹納真清休載式本承慶輝駿
惠罔極申錫多祜本支千億芳條遠蔭靈根茂植根條
伊何苗黃裔舜長發有祥貽我祚晉神明之緒實蕃瓊
雋和音嗣世不替碩彥明鑒在下降命上玄我公初載
天嘏之純重光納照旋璣授銓仰儀喬岳俯濯洪川清
輝秀穎雲翹映晨肇彼岐嶷允迪天真先心則智率意
斯人秉彜清昧體靈協神神休載鑠九德兼和挹揮茂
朴豐淳鎮華景峻凌高玄源湧波造辰竦隆彌海廓遐

光備既淳逸軌爰超閔罔包荒景靈渥耀山林岳秀天
光乃照窮化機神探蹟衆妙駭塵氛埃澄響清宵恢淵
博量騰嶮峻邵振綱宇表登軌絕蹈厥初藏器棲蟠海
岳披藻崑崙濯秀賜谷沉輝熙茂清塵熠鑠含章在淵
發揮龍躍時服陽九承乾之衰有皇于井玉軒徘徊爰
茲赫奕需期雲飛天步皇輿載見太微華堂誕基委蛇
自階鼎輝既濟嘉命乃集和美未飪宰物下邑康年屢
登惠風時協在斷無頗于教斯輯金虎覲精戎車孔肆
神器播越天人釋位有命在茲帝思元帥委弁總干振
翼虎噬威靈既授六軍有序乃誓我衆乃整我旅神干
山立雄旗電舉懸旌汜陽卽戎江滸我后日敬上帝臨

余靖共夙夜匪寧匪處乃幹中軍入作內輔公侯陟降
在帝左右關羽滔天作雲西土帝曰將軍整爾罷虎赫
赫明明皇輿出祖龍舟照淵旒旒映野鋪敦江濱仍執
醜虜荆南既集方險未夷天子命我撫之西垂公侯戾
止威神緝熙虔劉作虐思輯子來妖斂北靡蹇爾雄旗
獷彼羣蠻祁祁遺黎柔遠能和薄言綏之方隅肅清烈
文雋武舍爵明堂冊勲天府天子曰咨我圖乃功錫爾
青土建侯于東開國名墟光宅海邦分圭作寶軒輅以
庸既受帝祐公用加大駟鐵孔阜元戎杳藹淑旂飛藻
綏章承蓋振我輝靈四方于邁劉王負險寇我西隣公
侯赫怒干戈啓陳金鉞鏡日雲旗絳天凌岡襄岳沈維

括淵元王隕難鯨鯢墜鱗戎漢時旌方域清塵曹休東
踰我疆斯越帝簡厥佐將命其傑乃俾我公啓行警伐
江漢之許天子授鉞揖帝整旅隱爾霆發桓桓神誅震
驚魏方我公矯矯虎視元戎殲彼醜旅効此武功武功
旣彰天威薄曜靈武震華邊陲清暴振旅凱入王假有
廟假廟伊何本庸寵祚土田陪敦四牡載路出餞于郊
此惟予顧禮嘉嵩高樂和湛露改容肅至傾蓋寵步鑿
帶翩紛珍裘阿那區宇惟寧繁遏帝祉於穆疇咨敷奏
多士將庸元輔相維天子僉曰公侯宜有爰止繡裳纒
藻袞帶重紫遂虛上司命公登宰帝曰丞相朕嘉君德
以茲軒冕往踐乃職宣爾睿心惟皇協極邦國若否四

方爾式公拜稽首欽翼明聖乃御璣衡仰徽七政祗恪

正廟細易性命巍巍大邑惟清四門公侯作弼煥炳皇

文重輝熾景協風煙焜一作細百神秩祀兆獻思淳克諧

庶尹遂成帝勳時雍旣濟王途克廣儀彤我度軌物垂

象後遐施歸崇蔭惠仰茂德棲音廣問沈響洪範遠迪

玄猷洞深靈澤崇藪天險垂陰翰飛樂嶮淵蟠涑沉澤

豐丘泉潤博雲林遭世大過彞倫靡肅壘壘公侯思維

雅俗發憤戎衣永言禮樂被分敦化荷戈思學體仁長

物御風熙國叡鑒擢微玄輝鏡戒危膏梁收後白屋

五品時訓民神攸樂我有煥文如曜如辰何以崇之匪

闡伊人我有烈武如震如霆何以將之保大豐年思弘

景業熙世登民克壯碩老秉鉞河津祉祚勿引早世幽
神仰慕遺輝寤辟憂殷嗚呼哀哉求惟我公克明德心
幼藹芳和被之惠林公侯歿矣孰嗣徽音名存體逝德
茂形潛民之秉思好是謳吟嗚呼哀哉惟帝念功寵命
光大考謚典謨崇榮協泰安宮載考我公于邁輻軒啓
塗先驅驚旆哀風結輿遺恩憑蓋舍此休明卽彼重藹
攀慕靡及永戀光愛嗚呼哀哉

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

惟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
嗚呼哀哉天降純嘏誕育俊乂才雄九奧德鍾三懿應
運繼期顯微闡昧特恢大猷雍化熙世昊天不吊奄忽

零墜嗚呼哀哉朝隕棠榦邦喪國輝帝欽遺烈士詠清
機思經皇心痛淡民懷揮淚充邑惜慟盈畿敢述洪迹
于茲素旂其辭曰

於穆皇源時惟誕弘權輿有媯爰帝暨王徽音接響丕
祚克昌乾鑿南眷誕降我祖顯考尚書納言帝宇正命
惟允銓衡收序篤生常侍固天所隆祚以靈粹陶以惠
風道協體稟德與性鍾叡心遠暢淵思遐通瞻言潛覽
克哲克聰耽精遐奧肆志篇章仰咨遺訓思齊曩蹤摛
光承晦微言是綱錯綜羣藝精徹毫芒顯允閑姿旣明
且備敦叙汎愛經德紀義契闊邦族是綜是締博約以
禮陳錫載施雍雍閨闈克諧由仁率禮崇化色養寧親

九族和睦德被宗姻猗猗髦俊祁祁縉紳鑽仰明範挹
道希塵愷悌弘裕惠化是振潛機密暢靡幽不甄濯以
清波權以明鈴旌善板築刊穢紫宸邦無媮幸靈不牟
真沐浴玄源風移俗純儀德鄒甸比化泗濱耀略切輝
既升未融爰莅揚邑作尹名邦密通帝畿大東小東宣
敷五教敝化以崇徵無墜命興無廢功帝欽良政民懷
穆風粵稽舊章率由典刑考績三載絀幽陟明超踐皇
闈紆組垂纓奕世納言帝衡以平本崇曩烈堂構克榮
征警屢振干戈未戢乃秉雄戟徵戎東邑四牡徂征威
德以立爰守會稽青紱既襲帝曰欽哉疇咨羣后改授
顯服屯騎是撫雍容皇甸綜文經武時值大過士爽其

友惟常侍高明柔直履冰察霜淪心遠測春存三季
形志于色頰頰厄運載離咎愆靖享思順曹氏匪革投
弁釋紱皓恩賦辭東嶽遁世無悶清源是濯馥風彌馨
明徽載燦皇途既闢天網誕張運在九五違嶮即康猗
歟高懿避風遠臧帝降大命丘園是揚裸將天邑舒藻
舊京僉曰休哉昭德塞違乃升常伯補闕拾遺振纓紫
極攄光太微奕奕玄冕熠熠貂璫仰耀皇維俯映明堂
輿振鳴鸞體佩琮璜居德彌冲雖休匪康既跼君宿未
跂跼展將陟太階弘載育民呈靈靡顧大命奄臻厲凶
彌留儵忽頽湮嗚呼哀哉黃河難澄梁木易荒聖賢絕
景希世齊光豈曰徒生實維天網於縲常侍本德昭仁

俯鏗瑤響仰綴玉振其在克壯自蹇乘屯鳳翳靈條龍
竄祕泉收逋匿耀洪略陶緼雖踰嘉運託景風雲瑰光
旣耀靈寶未闡弗慮皇圖銜恨徂遷嗚呼哀哉江河慕
海丘陵樂山於惟君德齊聖廣淵羣彥景附漸化濯眞
蓋以崇嚴函以裕淵西徂華源負澤慕塵幽萌潛暢滯
思賴振六言六行匪君不肅五有三無匪君不極衡准
失平匪君不直方榮遐邇匪君不式君其求沒民其焉
則結思遺愛惟哀允惻嗚呼哀哉仲尼喪魯孺慕失聲
國僑殞鄭邦無竽笙實惟常侍徽懿克明恩懷士心信
結民情聞者巷泣赴者風征八音輟響獻酢弗營羽檄
翳川輕駕盈庭揮袂雲藹殞淚雨零嗚呼哀哉伊惟平

生襲寵荷輝愷樂承明桑梓猶哀聿懷震丘言告言歸
明德遠燭慮凶以吉雖則榮泰存亡是卹爰築新邑經
始匪日眷懷不虞寧視斯室王事靡盬皇畿是旋嗚和
吉往曾未浹辰震旆凶歸輝景長泯痛感皇祇哀普四
民嗚呼哀哉穆穆天子昭明有融乃命三人禮憲是崇
賜以歸賻榮以贈終冠蓋南徂映族輝邦日薄南陸辰
次天漢龜筮協貞靈域載判明器旣庇神道已羨縣象
未登明星有爛軒車微動執紼同贊永棄高廈黃廬是
館寧被昏昧荒此輝粲幽房長鍵脩夜靡旦翼翼輕蓋
翩翩丹旂龍章舒藻旗旄有輝轡輪鞅結玄駟徘徊人
誰弗思靡患匪哀援扎心楚投翰餘悲嗚呼哀哉

廣文選卷第五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文選卷第五十四

五十四

廣文選卷第五十五

哀

文明王皇后哀策文

晉武帝 二首

明明先后興我晉道暉章淑問以翼皇考邁德宣猷大業有造貽慶孤矇堂構是保庶資復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沈哀罔訴如何穹昊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顧予先皇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疆愍予不吊天篤降殃日沒明夷中年隕喪箠箠在疚永懷摧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膺純和淑慎容止夙稟直不渝體茲孝友詩書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

中饋克理追惟先后勞謙是尚爰初在室竭力致養嬪
于大邦皇基是相謚靜隆化帝業以創內叙嬪御外協
時望夙信居順德行洽暢密勿無荒劬勞克讓崇儉抑
華冲素是放雖享崇高歡加或作如未饗胡寧棄之我將
曷仰咨余不造大罰荐臻皇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
親冀無後艱凶災仍集何辜于天嗚呼哀哉靈輻夙駕
設祖中闈輶輟動軫旣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暉進
攀梓宮顧援素旂屏營窮痛誰告誰依訴情贈策以舒
傷悲尚或有聞顧予孤遺嗚呼哀哉

武元楊皇后哀策文

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譽二

妃興媯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
哀哉我應圖錄臨統萬方正位于內寔在嬪嬙天作之
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華陽奕世豐衍朱紉斯煌
纘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
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
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吊背世隕喪望齊無主長去蒸
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旣窆將遷幽都
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遏密階庭空虛設祖布紉告
駕啓塗服翬楡狄寄象容車金路晙藹裳帳不舒千乘
動軫六驥躊躇銘旌樹表翼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蒸
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簋

齊制遂初依行紀謚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
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

晉武帝哀策文

張華

感大饗之無虧哀罇俎之虛設叩龍輶以長叫痛靈暉
之潛逝其辭曰

欽惟皇考體道之真德侔乾坤齊曜三辰應期登禪協
于天人上虔郊祀下惠兆民憲章唐虞允得其津搜揚
仄陋故老是賓百揆時序盛業日新恩從雲翔威猶霆
震江海靜波岷岳無塵四夷率服莫不來臣肅慎奉貢
越裳効珍化此弊俗歸之至淳昔在上聖咸享百年哀
哀皇考胡不是臻邁厲彌侵景命殞顛舍此昭晰即彼

幽玄仰瞻靡怙廓若無天終制尚儉率由典度華幕弗
陳器必陶素示不封不樹所在惟固貽法來世是則是慕
大隧既啓吉日將征鍾鼓雷震白虎抗旌龍螭驤首良
駟悲鳴倡者振鐸挽夫齊行背此崇殿將適下庭玄宮
窈窕脩夜冥冥光燈永戢幽闈長宿仰訢皇弓零淚屏
營云誰能忍寄之我情結心墳隴永憑聖靈

晉元帝哀策文

郭璞

永惟殿宇之廓寂悲彝奠之莫歆感鸞輅之晏駕哀衾
裘之委衿痛聖躬之遐往長淪景於太陰乃作策曰
王之不極百六作艱鸚集瓊林鯨躍神淵懷愍失據海
覆岳顛蠢蠢六合罔不倒懸靈慶有底見龍在田誰其

拯哉我后先天大人承運重明繼作撫征淮海駿命再
廓仁風旁靡神化潛鑠處冲思挹居簡行約聖敬日邁
玄心逾漠用物與能摠攬群略林無滯才山無遺錯恩
靡不懷化靡不被茫茫海域款寒慕義萬里同塵罔匪
王隸熙熙遺黎莫知其寄括終宇宙混同天地曰功永
年曰德慶隆奈何氛厲奄集聖躬大業未恢皇齡未中
天憖其景崑頊其崇竽竽小子藐藐孤冲靡天何戴靡
地何憑恍惚極慕若存若終茂焉無聞廓焉長寂聆音
靡晞瞻顏失覲窮號曷訴叩心誰告何悲之哀何痛之
酷嗚呼我皇逢天之戚嗚呼哀哉眇然升遐即安玄室
煌煌火龍赫赫朱鞞終焉永潛曷其有出明訓長絕小

子何述望阜增欷臨崩慟慄哀兼陟方痛過遏密靈爽
安之反貞復質求合元漠終始得一

哀辭廣

金瓯哀辭

曹植二首

金瓯余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
而夭折乃作辭曰在襁褓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
年而天絕何負罰於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
譬大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糞上天長地久人生幾時
先後無覺促爾有期

仲雍哀辭

曹瞞字仲雍魏太子之中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亡昔

后稷之在寒水鬪穀之在楚澤咸依鳥憑虎而無風塵
之災今之玄締文茵無寒冰之慘羅幃綺帳暖於翔鳥
之翼幽房閑宇密於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烏虎之
情卒不能延期於暮載雖六旬而天歿彼孤蘭之眇眇
亮成幹其畢榮哀綿綿於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
之未周將願之乎一齡陰雲回於素蓋悲風動其扶輪
臨埏闋以歔歔淚流射而霑巾

陽城劉氏妹哀辭

潘岳 二首

鳥鳴于栢烏號于荆徘徊躑躅立聞其聲相彼羽族矧
伊人情叩心長叫痛我同生誕育聖王發竒稚齒如彼
名駒昂昂千里劉氏懷寶未曜隨和伊予輕弱弗克負

荷祿微于朝貯匱於家俾我令妹勤儉備加珍羞罕御
器服靡華撫膺恨毒逝矣奈何哀哀母氏蒸蒸聖慈震
慟擗標何痛如之魂而有靈豈不慕思嗟哉往矣當復
何時

悲邢生辭

周文公之苗裔予元舅之洪胄厲操確其不拔鄉譽著
而日就妙邦畿而高察雄州閭以擢秀茂實暢矣而休
名未衍其財至貧其位至賤而死之日奔者盈庭停余
車而在郊撫靈襯以增悲瞻輜容而想像曾無覲乎餘
輝送子兮境垂永訣兮路岐一別兮長絕盡哀兮告離

吊文

吊夷齊文

王粲

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悒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吊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爲世或作仁絜已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旣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于今而見稱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尼父之所譽

吊孟嘗君文

潘岳

人固貴賤士無真僞入國如歸望賓若企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眄而羸強左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爲水天地

爲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西囚志撓於木偶命懸於狐裘

吊賈誼文

庾闡

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棹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末懷矣及造長沙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吊之云

偉哉蘭生而芳玉產而繁陽葩熙水寒松負雪莫邪挺鏗天驥汗血苟云其僞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竒秀道率天真不議世疾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群星

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擢潁山東質
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
天下爲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
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
有騰鱗終仆一壑嗚呼大庭旣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
智降上德不以仁顯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標勳功雖
逸其塗可異而闡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
運之淺昔咎繇謨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
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蠖
屈數感則鳳覩若棲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儻才
何補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川故能全生柰何

蘭膏揚芳漢庭擢景颯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
來斯通世徃斯圮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吊寄之淶水

吊莊周文

舍君道

帝壻王弘遠萃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
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桶之室載退十於進
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吊不可讚也其辭曰

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
漬或作窮玄極曠人僞俗季貞風旣散野無訟屈之聲
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
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
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

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祭文

祭橋公文

魏武帝

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模靈幽體翳貌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爲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嘆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恠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

好胡肯爲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貽已疾懷舊惟歡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嚮

祭墓文

王羲之

維永和十一年二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德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未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

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
之誠有如皦日

祭程氏妹文

陶潛 三首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
牢之奠俛而酹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踈梁塵
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
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
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咨
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
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倣我聞爲善慶自己蹈彼蒼何
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

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
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
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
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烝烝遊魂誰主誰祀柰何程妹
於此求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
寧后土感平生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
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
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
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

温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達達帝鄉爰感竒心
絕粒委務考槃山陰宗宗懸溜暖荒林晨採上藥夕
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
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邇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
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以齟齬並罹偏咎斯情實深
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緼褐夏渴瓢單相
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之忽忘飢寒余嘗學仕纏綿
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必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携
手真彼衆意每憶有秋我收爾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
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然坐高温風始逝撫杯而言物
人脆柰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
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

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未歸指塗我
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
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著
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旒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
旅之館未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
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
大塊悠悠高曼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
貧簞瓢屢罄絺絺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

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
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
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
成愒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
寵非已榮涅豈吾緇粹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
能固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
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
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侈或作
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
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祭周居士文

謝惠連 二首

維君陶造化之純元侔先哲之遐蹤體無事於高尚蹈
虛素平中庸不臣天子不事諸侯公辟弗聆王命匪酬
窮歡極樂帶索被裘

祭禹廟文

謹遣左曹掾奉水土之羞敬薦夏帝之靈咨聖繼天載
誕英徽克明克哲知章知微運此宏謨卹彼民憂身勞
五岳形疲九州呱呱弗顧虔虔是欽物貴尺璧我重寸
陰乃錫玄圭以告成功虞數旣改夏德乃隆臨朝總政
巡國觀風淹留稽嶺乃徂行宮恭司皇役敬屬暉融神
且畧薦乃昭其忠

祭盧舜文

顏延之二首

惟哲化神繼天作聖藏器漁陶致身愛敬是以二妃嬪
德九子觀命在麓不迷御衡以正唐歷既終虞道乃光
咨堯授禹素阻采堂百齡厭世萬里陟方敬詢故老欽
咨聖君職奉西湘虔屬南雲神之聽之匪酒伊葷

祖祭弟文

闔棺窮野啓殯中荒靈影夙滅筵寢虛張人性或作運
來自秋祖陽蕃蘭落色宿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
爾之于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方春佇立如何不吊吉
違凶集六親憧心姻朋浩泣我雖載奔伊何云及未懷
在昔追亡悼存惟兄及弟瞻毋望昆生無榮嫵沒望歸
魂令龜吉兆祖襯東旋靈轅次露巖舟在川廓然何及

痛矣終天

祭雜墳文

齊任孝恭

惟爾冥然往代求圖石而無名邈矣遐年討方磚而不
記封樹漂殄誰別羽商之家墳壘傾廻終迷庚癸之向
近創此伽藍寔須泥丸命彼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繩
所用遂毀牛亭之基鋏鍾所侵爰傷馬鬣之勢重使翠
幕臨風佳城見日昔靈沼枯骨周王改以衣冠廣武橫
尸漢主加其鞶幘輒勒彼山虞覆頽隍於舊趾命茲匠
者修反壤於故林還蟻結之文依似坊之勢幸得宜陽
大道無變無移京兆長阡勿廻勿徙庶幽魂遊止踐昔
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猶在

祝文廣

祭告天地群神文

漢光武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弑竊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元所歸誠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祭告天地神祇文

漢先主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用玄牡昭告皇天

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荅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嚮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墓誌

徵君何先生墓誌

梁簡文帝

先生履玉燭之禎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塵
或作斯庶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群與
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為友陸璉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未
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
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恩
之義或齊侯所不鎮或作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
此良教小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
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秦望今上
經綸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為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
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
不拔玄纁徒往東帛虛歸而給白衣尚畫綠固辭不受

卒窆乎其山正衾在殯咄鏤器與玉衣堯典入棺耻密
章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惋愴咸以人亡素楮禮墜文
章洙泗頽經扶風罷學關西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
引風之氣於茲未息余昔在殊方亟枉翰迹欽風味道
迄淹歲時既而位阻桂宮塗乖咫尺不獲擁經步至問
春卿之痾徐輪三反入杜夷之舍痛祥雲之滅采悲列
曜之晞暉追勒高鄉乃為銘曰

文範高世玄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
呼哲人第五肥遁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茲
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園舟輿席
珍既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慙

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涓濱橋曰隻雞徐稱酌素余
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譽沉礎雖貞玄泉
無曙

司徒章昭達墓誌

梁徐陵 孝穆

周原膺膺佳氣葱蔥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武佐
命鄰縣者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公台輔之量便
著綺紈瑚璉之姿無待雕琢起家爲東宮直前所奉之
君則梁簡文皇帝旣而黑山巨盜憑陵上國白水疆胡
虔劉中夏公傾其產業募是驍雄思報星儲累殲鯨寇
屬幽風有象代邸方降搜荆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略
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隨雷霆而並震揚

兵於九天之上決勝於千里之中殪彼群兇皆無旋踵
陳寶應志懷反叛客引周迪資其食力更事窺窬公奉
詔崇朝飲冰將力前茅後勁步驟奔馳仍同甌閩殄其
窠窟若夫鳴虵之洞深谷隱於蒼天飛猿之嶺喬樹參
於雲日宜越艇而登嶠蒙燕犀而涉江威武紛紜震山
風海於是咸俘僞師悉擄高墉爰泊滄溟莫不懲又旣
而齊人無信將謀郢藩闕艦戈船窺江淹漢公纒聞羽
檄遽稟師期馳襲荆郢應時燒蕩方欲宣威隴汧太討
梁華屬上將之韶光蓬中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薨於軍
幕爾乃青烏柏楨一作檄墓白鶴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
前旂熊軾後乘龍輻介士發三河之民哀饒同駟馬之

曲長安傳坐恩禮盛於西京襄陽墮淚悲慟喧於南峴
行狀

齊司空曲江公行狀

任昉

公稟靈景宿擅氣中和一匱初登東嶽之功可監延植
在器瑚璉之姿先表豈惟荆南有聖童之目襄城著孔
甫之稱而已哉故以羽儀宗家冠蓋後進路叔之一日
千里北海之稱美共治方斯茂如也志學之年偏治經
紀登隆十載網羅百氏藻斷瞻逸蔚爲詞宗延賈誼而
升堂攜相如而入室加以翰牘精辯發言有章持論從
容辭無矜尚自河洛丘墟歷載二百俾我逢掖遂淪左
袵晉宋所以遺恨祖宗是用顧懷公自荷方任志在尅

復將欲使功遂之日身退有所爰乃卜宇金陵紫帶林
壑用辭聊城之賞以爲疏韓之館人謝運往遂輟遠圖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沈約

公稟靈華嶽幼挺珪璋清襟素履疾乎齟卯及長風質
洞遠儀止祥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時沈攸之狼據陝
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歷在躬攸之播封豕
之情愬令鉞作荆之力兕甲十萬鐵馬千群水陸長驚
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決勇略紛紜顯晦有方出沒無緒
攸之乃反旆巨圍親受矢石增櫓乘埤嚴衝駕雉雲翻
俯闕地冗斜通半藏晚食負戶晨汲公乃綏衆以武應
敵以奇靈鋒電曜威策雲舉事切三版之危氣損或作

九天之就殘寇外老逆黨內摧焚舟委甲掬指宵遯公
風標秀徹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善鼓琴摛純蔡之高
芬纂鍾稽之奴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
想八桂登衡山而望九疑七紆邦組三臨蕩甸五職瑞
扇一司百揆固可以齊衡八凱方駕五臣

廣文選卷第五十五

廣文選少卷第五十六

碑文

楚相孫叔敖碑文

無名氏

七百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楚
楚都南郢南郢卽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
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首顛虵對其母泣吾
將死毋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虵者死今日見之母曰
若奈之何曰吾殺之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空復令他
人見之死爲因埋掩其形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玄善
遂爲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爲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
敬授民時聚藏於山殖物於數宣導川谷陂障源泉漑

灌沃澤堤防湖浦以爲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罯黠之利以殷潤國家家富人喜優贍樂業式序在朝野無螟蟻豐年蕃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相改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乘馬三季不別牝牡繼高陽重黎伍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靈堅禹稷不能踰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於歿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矢去不善如絕絃辟患害於無形徹節高義敦良奇介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勝也生於季末仕於靈王立溷濁而澄清處幽暗而照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戲皇帝

代同世世爲列姬國在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幸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旣忼慨高歌曲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來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

堯堉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卽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祀
廢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祠爲架廟
屋立石銘碑春秋蒸嘗明神報祚卽歲還長沙大守及
其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德
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攷籍祭
祠祇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康瘞枯粟乏愛育黎烝
討掃醜類鰥寡是矜杜偽養善顯忠表仁感想孫君迺
發嘉訓興祀立壇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
表績萬古標記福祐期思縣與士熾孫氏蒙恩漢延熹
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

淳于長夏承碑

君諱長字仲充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仲子右中郎
將第也累葉牧守印綬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
豐其爵是故寵祿傳于歷世策勲著于王室君鍾其美
受性淵懿含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羣藝靡不尋暢州
郡更請屈已匡君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上計掾守
令冀州從事所在執憲彈繩糾枉忠潔清肅進退以禮
允道篤愛先人後已克讓有終察孝不行大傅胡公歆
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歸高除淳于長到官
正席流恩褒善糾姦示惡旬月化行風俗改易轡軒六
轡飛躍臨津不日則月昊天不吊殲此良人年五十有
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嗚呼痛哉臣隸辟踊

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喪考妣孩孤憤泣切怛傷摧勒
銘金石惟以告哀其辭曰

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蹤先軌積行勤約燕
于孫子君之羣戚並時繁祉明明君德令聞不已高山
景行慕前賢列席同如蘭意願未止中遭冤友不終其
紀夙世實祚早喪懿寶抱器幽潛未歸蒿里痛矣如之
行路感動儻蒐有靈垂後不朽

漢玄儒先生婁壽碑

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曾祖父修春秋以大夫侍
講至五官中郎將祖父太常博士徵朱爵司馬親父安貧
守賤不可榮以祿先生童孩多竒岐嶷有心梳髮傳業好

學不厭不修廉隅不飾小行温然而恭慨然而義善與人
交久而能敬榮沮弱之耦耕甘山林之杳藹遁世無悶恬
佚淨漠遲徠衡門下學上達有朋自遠寘紳莘莘朝夕
講習樂以忘憂邵縣禮請終不回顧高位厚祿固不動
心麤絺大布之衣糲糒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棧樞瓮牖
樂天知命確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貞之坐高尚
其事鄉鄙州鄰親愛懷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正月
甲子不祿國人乃相與論德處謚刻石作銘其辭曰
皇矣先生懷德惟明優於春秋玄嘿有成知賤爲貴與
世無爭遲徠衡門禮義滋醇窮下不苟知我者天身歿
聲邈千載作珍縣之日月與金石存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文

司徒臣雒司空臣美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驥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刪述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贊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戶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禮未行祠先聖師侍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各一人皆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為如漢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備欲加寵子孫敬奉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魯

相為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雒臣美愚慙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雒司空美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如詔書到言求與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六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磨幾不知字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為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上禮器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按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闕等雜試龢脩春

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為宗所歸
一除蘇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上司空府讚曰
巍巍大聖赫赫彌章相一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
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稽古名重規矩二君察舉
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戶卒吏一人鮑
君造作百戶吏舍功垂無窮於是始缺

漢魯相晨孔子廟碑文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
頓首死罪臣蒙厚恩受任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
能闡弘德政恢崇一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二九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

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仰瞻椽桶俯視几筵靈所馮
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脩上
案食醊具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
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
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志立制故
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脩定禮儀臣以為素王稽
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
臣伏見臨辟雍日祠孔子以太牢長史備爵所以尊先
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為百姓興利除
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矧乃孔子玄
德煥炳光于上下而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

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供禋祀餘賜先王執事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言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府昔在仲尼叶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敝遭衰黑不代倉周流歷聘嘆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王景音王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鈎河撻洛却揆未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

魯相顏午乞復顏氏開官氏繇發碑文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涪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顏君追惟大古華日生皇維顏誕育至寶宰制元

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於初學莫不顛思嘆仰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里開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開官氏邑中繇發以尊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于沙丘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鐘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俎豆邊脩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扞玄汗以注水不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士仁聞君風耀敬詠其德尊其大人之意卓彌之思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

皇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宮大

一所授前閭九頭以什言教後制百王獲麟未吐制不
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
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之義
以俟知與於穆顏君獨見天意復聖之族遠越紀思脩
造禮樂璠璣器用存古舊宇殿懃宅廟朝車威熹出誠
造闕漆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玄汙水通流注禮器升
堂天雨降澍百姓訥和舉國家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
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華紫旁及皇代刊石表銘與
乾輝耀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載

漢西嶽華山廟碑文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山嶽

則配天乾坤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
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
功加於民祀以報也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
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
虞疇咨四嶽五歲一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
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監於二代
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亦有事於方嶽祀以圭璧樂奏
六歌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
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思登假之
道巡省五嶽禮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璧曰
存僊鑿門曰望僊門中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

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寤用丘墟訖今垣趾營兆猶存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輒過享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農太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掌華嶽之主位應古制脩廢起頓閔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禘祭之福乃案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華陽觸石興雲雨戕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雖梁馮于幽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玉帛之贄禮與岱

亢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侯惟安國兼命斯章尊修靈基肅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芳遏穰凶札穉歛吉祥歲其有年民說無疆

桐柏廟碑文

王延壽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太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災異告譴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甲郡守奉祀務潔沈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到遣行承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

常若神在若淮則大聖親之桐柏奉建廟祠崎嶇逼狹
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穹
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弘敞宮廟崇宏祇慎
慶祀一年再至躬進牲牲執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
祐天地清和異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預祉
民用作頌其辭曰

汝汝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䟽穢濟遠柔
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所取定爲
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如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
德惟前廢弛匪恭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
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

穰其慶年穀豐植望君輿駕扶老携集慕君塵軌奔走
忘食懷君惠貺思君罔極于胥樂考傳於萬億

西岳華山亭碑文

漢衛顛 伯儒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
河南樊府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
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省從勞謙卽事有漸散齊華亭
齊堂逼窳郡縣官屬清齊無處尊卑錯綜精誠不因畏
天之威逢斯瘳怒時雨不興甘澍不布念存黔首懼闡
曠素於是與令巴郡胸忍先讜公謀圖議繕故斷度榑
廊立室異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年正月己卯興就
既成有元休嘉啓寤各得竭情福祿是顧刻茲碑號吏

卒俠路其辭曰

靈巖西嶽五鎮次宗緒德之尊太華優隆皇帝末思祀
典孔明高神肯宴圭璧贊通赫赫在上以畜萬邦惟嶽
降神寔生羣公卿士百辟績業收蒙帝命不違歲事報
功羣后命卿散齋外亭敬恭明祀以奉皇靈處所逼窄
層窳有聲神樂其靜脩置無形尊卑有序潔心致誠因
繕舊室整頓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加精天人同道萬祚
來迎既受帝祉延于後生為龍為光顯又王庭為公為
侯福祿來成刻石紀號永享利貞

光武濟陽宮碑

蔡邕 四首

王室中微衰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

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涇破前隊之
衆殄二公之師牧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
始又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協
符瑞之徵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
月乙未即位于鄴縣之陽九域之陌祀漢配天罔失舊
物享國三十有三年方內又安蠻夷卒服巡狩太山禪
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
于無窮先民有言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
以虞稱媯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路
藐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瑋來在濟
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哀述之義用敢作頌其辭曰

赫矣天光爰曜其暉篤生聖皇二漢之微稽度軌則誕育靈姿黃孽作慝篡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群凶殄夷庄復帝載萬國以綏巡于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汝南周巨勝碑文

君諱總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勳之子也君應軌坤之淳靈繼命世之期運玄懿清廟貞厲精粹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授天心以立均贊幽明以揆時沉靜微密淪於無內寬裕弘博含乎無外或欽之織罔不總也是以實繁於華德盈

乎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衡門講誨之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材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以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而卒不降身由是縉紳歸高群公事德大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方正州舉才襄賁令皆病不就擾攘之際災眚仍發聖上詢諮師錫策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俯效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托疾杜門靜居里巷無人跡外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強禦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闢門

延賓享宴醇樂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
機知命可覩於斯矣洋洋乎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
尺未足以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
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
神明如君之至者與亶所謂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
登期考遐邇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
美其辭曰

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靡有醇有否有聖伊茲周君允
卜其政誕茲明德自貽哲命與乎其文如星之布確乎
不拔如山之固追綜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譚思德
謨造世無悶屢辭上春洋洋泌丘干以消遙茂爾童蒙

是訓是教瞻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作此弘高名
振華夏光耀昆苗清風丕揚德音孔昭

京兆尹樊陵碑文

於顯哲尹誕德孔彰膺帝休命謂篤不忘爰納忠式規
悟聖皇欽崇園邑大孝允光九命車服昭示采章軒輶
四牡承祀蒸嘗多士時貢繇役未息進路孔夷民清險
棘同體諸舊兆萌蒙福惠垂無疆守以罔極

九疑山碑文

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興播建雲時風嘉雨浸
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勛逮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諧
頑傲以孝蒸蒸師錫帝世堯而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

承太階以平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
託靈神仙

張平子碑文

崔瑗

河南相張君南陽西鄂人諱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張老
為晉大夫納規趙武而反其侈書傳美之君天姿獻哲
敏而好學如川之逝不舍晝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雲
浮數術窮天地制作伴造化瓌辭麗說竒技偉藝磊落
煥炳與神合契然而體性溫良聲氣芬芳仁愛篤密與
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廉為尚書侍郎遷
太史令實掌重黎歷紀之度亦能焯耀敦大天明地德
光照有漢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相河間政以禮成民

是用息遭命不來閻忽遷徂朝失良臣民隕令君天泯
斯道世喪斯文凡百君子靡不傷焉乃銘斯表以旌厥
門其辭曰

於維張君資質懿豐德茂材美高明顯融焉所不學亦
何不師盈科而逝成章乃達一物不知實以為耻聞一
善言不勝其喜包羅品類稟授無_或作形酌焉不竭冲

而復盈廩廩其庶疊疊其幾膺數命世紹聖作師苟華
必實令德惟恭柔嘉伊則孝友祇容允出在茲維帝念
功往才_或作女諧化洽民雖愍而不弔降此咎兇哲人
其萎罔不時恫紀於銘勒末終譽兮死而不朽芳烈著

兮

漢中侍樊君碑文

司馬遷

君諱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也厥祖曰仲山父翼佐周
宣出納王命爲之喉舌以致中興食菜于樊子孫氏焉
奕世載德守業不愆在漢中葉篤生哲媛作合南頓實
產世祖征討逆畔復漢郊廟而樊氏以帝元舅顯受茅
土封寵五國壽張侯以功德加位特進其次並以高聲
處鄉校侍中尚書據州典郡不可勝載爲天下學治韓
詩論語孝經兼典記傳古今異義甘貧樂約意不回貳
天資淑慎稟性有直秉操不移不以覬貴世政促峻邑
宰寡識慢賢役德被以勞事然後慷慨官于王室歷中
黃門冗從儀史拜小黃門小黃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

侍其事上也貞固密慎矜矜戰戰作主股肱助國視聽
外職不誣內言不泄爲近臣楷模以兄弟並盛據二
郡宗親賴榮年五十有六以求壽四年二月甲辰卒朝
思其中忠追拜騎都尉寵以印綬策書褒歎賻贈有加嗣
子遷寔以幼弱夙叙王爵而喪所天禮備復位以延熹
三年冬十有一月自主蒸祭乃尋惟烈考恭修之懿勒
之碑石俾不失墜其辭曰

肅肅我君帝躬是翼王事多難我君是力秉此小心以
亮皇職惟帝念功庸以輿服大命傾實蒐神遷佚龜艾
追贈用光其德藹藹遺稱作呈作式勒名茲石垂示罔
極勳名不剝末昭千億

漢故金城守殷君碑

衛顛

君諱華字叔時上郡定陽人大匠君之子也其先出自
有殷因國定氏不改其號聖哲玄流至君而懿幼膺瓊
蘭之美長有冲邈之志敦詩說禮韜韜竹賁誕循前業
守以恪恭仕歷州郡忠諤有聞其大操也耽耽虎視龍
變不羈故能雄傑於并域聲班於上京州察孝廉貞除
郎中左馮翊丞協宣文物公事知州舉茂才宛丘令崇
行寬猛示之禮禁褻延庠校政以惠和三載陟隕邪臨
金城郡障羗虜避難遷移役兼民匱室如懸磬乃敷權
略獎厲威信儼狃率服不敢窺踰兵戢而時動因省儻
以習義興利弭患順其所樂開通狹道造作傳館吏士

咸悅不勞而勸是以縉紳之徒譚講雅誦釋軍旅之犀
革陳俎豆於泮宮耆艾檐軫旌顯才良咨量三壽賞罰
不偕邦場寧靜歲時豐登耆叟擊壤童齒謳譟功庸顯
列當升寵祚天不憖遺景命失靈以光緒元年九月乙
酉卒官生有嘉休終則鼎銘於是故吏邊笮江英韓緒
等追送遐丘刊石勒勛其辭曰

於惟明后懷德握醇昆台之耀秀出不群文昭有毅武
烈能仁含舒憲墨以育生民垂紀東壤西國著勛身歿
名流載世常存古之遺老非此孰云于爾臣思續其臭
芬

陳君碑文

邯鄲淳

君諱紀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相有虞受禪陶唐亦以命禹其後媯滿當周武王時祚土于陳君其世也君生應乾坤之純質受嵩岳之粹精內包九德外兼百行淵深淪於不測膽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容衆矜嚴足以正世然後研幾道奧涉覽文學凡前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坐該其善也亶亶焉其誘人也是以令聞廣譽塞于天淵儀形嘉誨範乎人倫存乎本傳故略舉其著於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先儔季弟亦以英才知名當世孝靈之初並遭黨錮俱處于家號曰三君故得奉常供養以循子道親執饋食朝夕竭歡及太丘君疾病終亡喪過乎哀崩傷嘔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

戚容彌甚聞名心矍言及隕涕雖太舜之終慕曾參之自盡無以踰也豫州刺史嘉懿至德命勅百城圖畫形象于今遺稱越在民口旣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閫乃覃思著書三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哲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初平之元禁網蠲除四府並辟弓旌交至雖崇其禮命莫敢屈用大將軍何進表選明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害剝亂宇內州郡幅裂戎輿並戒君冒犯鋒矢勤恤民隱馴之以禮教示之以知耻視事未朞士女向方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爭利

其土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爲已致死乃辭而去之於是老弱隨慕扳轅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寓於邳邳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婚呂布斯事成重必不測救君諗布不從遂與成婚送女在塗君爲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離遜姦謀使不得成國用又安君之力也唯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會車駕幸許拜大鴻臚實掌九儀四門穆穆遂登補袞闕以熙帝載不幸寢疾年七十有一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懷道處否登庸日寡實使大業不究元勳靡建茲海內所爲嗟悼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弔祭群卿以下臨喪會有子曰群追惟蓼莪罔極之

恩乃與邦彥碩老咨所以計功稱伐銘贊之義遂樹斯石用監于後其辭曰

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天鍾厥純命世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已樂存事親雖處畎畝天子屢聞乃階郎將陪帝作鄰平原寇深遂辭其民思齊古公邠土是因不忘諗國惠我無垠復命喉舌秉國之均爰登卿士媚茲一人如何寧蒼不授遐年歎厥在位每懷不甲股肱或虧朝誰與詢莞莞小子號泣于旻勒銘表德久而彌新

制命孔 遂爲宗聖侯奉家祀碑文

曹植

惟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
應曆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端班宗彛鈞
衡石同度量秩群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
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三代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以魯縣
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
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
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
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
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
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
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

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衰成之
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
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憫
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
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卒吏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
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
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禎祥之來集乃慨然
而嘆曰大道衰廢禮樂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
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
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氳嘉瑞踵武休徵屢臻
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

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而爲夏后西伯
由岐社而爲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
興脩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况神明之所福作宇宙
之所觀或作歡欣欣之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
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爲高宗僖公蓋嗣世之
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三頌騰聲於千載况今聖皇
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與而褒美大聖
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釐下土廓
清三光群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赫其靈遭世
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韶紹也靡

繫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脩復舊堂
豐其甕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群小遄沮魯
道以興末作憲矩洪聲豈遐神祇來和休徵雜還瑞我
邦家內光域區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於赫四
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没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
垂於億載如山之基

曹娥碑文

邯鄲淳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胃荒
流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
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
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

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
表度尚設祭誄之辭曰爵伊孝女擘擘之姿偏其反而
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大
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伸告哀赴江
末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
沉載浮或泊洲渚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
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慟國
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尅面引鏡勞譖耳用
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嚮何者大國
防禮自脩豈况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自彫越
梁過宋比之有姝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辭曰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
昭天人生賤死貴列之義門何悵華落飄零阜分葩艷
窈窕末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髮髯以昭後
昆

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太守碑

嵇康

先生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厥遠祖陶化於上世
而先生弘謨於後代詩所載阮國則是族之本也先生
承命世之美希達節之度得意忘言尋妙於萬物之始
窮理盡性研幾於幽明之極和光同略群生莫能屬也
確乎不可拔當塗莫能貴也或出或處與時升降或默

或語與世推移望其形者猶登嶽涉海蕩然無以窺其
高測其深覽其神者猶旁璞親珪肅然無不欽其實而
偉其竒也不屑夷齊之潔故其清不可尚也不履惠連
之汙故其道不可屈也遽瑗昇降於卷舒審武去就於
愚智顧盼二子不亦忝如危宗廟之犧安不靈之龜故
無孤犢之逼而有塗中之廣觀屈穀鳴鴈是以處不才
之間察巨瓠縹帶是以遊有用之際夸大辨而御之以
訥資大白而誇之以辱爲無爲而名不能累也事無事
而世不能役也訪垂天之翼於寂寞之域投芒刃之穎
於有解之會固恢恢必有餘地豈若接輿被張以養生
於陵灌園以求實齷齪近步脩一作軌轍而已哉尼父

議老成於遊龍衛賜警重囚於日月揆之先生其殆庶
幾乎方將攀逸駕於洪涯懇遐軌於巢州跨宇宙以高
挹凌雲霄以優游享年若干邁病而卒於是遠鑒之士
有識之徒先生之沒夫豈不慨然臨豪傑而存惠子之
問運斧斲而思郢人之力乃採贖索隱以叙雅操使將
來君子知莊生之跡略舉其志碑之曰峩峩先生天挺
無欲玄虛恬淡混齊榮辱濫滌穢累婆娑山足胎胞造
化韜蘊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峯岳顧神太素簡邁世局
澄之不清溷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庶俗隱處巨室反
真歸漠汪汪淵源邁跡圖錄

車騎將軍賀婁公碑文

庾信

昔者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屠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公諱慈字元達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於周張仲爲孝友謀於晉張彥爲賢臣韓有開地則五世強國趙有孟談則三卿不戰祖慶少習邊將憑仗智勇雖復五車竹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書即以將軍自許角端在手必無齊魯之侵蓮花插腰甚得蛟龍之氣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霸城縣開國伯贈河州刺史父燦公子公孫有鏃基於天下良弓良冶有世業於家風書則百家可知劍則千人可敵三槐以鸞鼎象物知其神茲五等以桓珪旃或作瑞守其宮室君以才望兼而

受之終於使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開國公贈河州刺史惟公秉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在髫髮甫就勝衣竹馬來迎已齊名於郭伋羊車在道卽見賞於王澄豈直童子明經書生說卦而已至如禪河清論秋水高談故以辨折龜林聲馳鹿野國家官族君爲首姓起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爵爲公增邑合一千六百戶弱冠登朝傳呼甚寵漢魏台鼎故無此中朝方伯罕有其年大冢宰任揔機衡是勤王略惜君忠壯委以爪牙乃領左廂親信出梁州防主華陽西極漢水東流巴濮旣寧沉黎卽靜保定四年王師北伐以君驍勇被召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函谷將燒白

馬之城以覆鳥巢之壘既而中途甚雨未獲圍原軍師
聞喪不成侵宋柱國趙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則河間
上書武則任城置陣作鎮岷丘揚旆錦水白虎之俗難
安黃龍之盟不定以君智畧入佐中權天和元年授使
持節大都督治柱國摠府司錄仍轉司馬餘官封如故
相如西喻鏤石於靈山武侯南征浮船於瀘水方之今
日彼獨何人九品課工爲上之下四年入朝歸事宰旅
即受載師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境即用和鄰入國聞
喪仍從會葬之禮可使南面此之謂乎尋以本官入治
軍正至如渭水兵書在心爲志軒丘陣法聚石成圖既
得師不疲勞兵無怨讟入陪中禁更領儀同邸客城池

門闌戶籍咸資巡警並用司存帝城近臣公室密戚如
逢司隸似畏都官既而孤城鄭嫗不相其年巴水深翁
不醫其疾春秋三十有三奄捐官舍呂子明之疾甚歎
軫吳王阮元瑜之長逝悲深魏主有詔贈某官禮也以
建德四年三月日歸葬於河州苑川郡之禁山公六郡
良家西河鬲族地壯金行人雄塞氣兵書七卷河水浮
來射法三篇天弧夜下鋒旗不息刁斗恒驚猶得馬上
讀書軍中習禮太史子義善於謀策諸葛公休長於撫
馭四代儀同三司七世河州刺史鍾鼎成列冠蓋連陰
所謂生爲貴臣死爲貴神者也但以遊魂久客反葬途
遠道阻山長妻孤子幼哀聲滿野愁氣連雲况復松檟

飄飄方臨武威之戍丘陵廻遠直對臨洮之城馬援亡
於武溪尸柩返於魏里梁鴻死於會計妻子歸於平陵
嗚呼哀哉崎嶇遠矣昔者繁昌祠前即有黃金之碣德
陽墓下猶傳青石之碑是謂勒功乃爲銘曰

七葉佐漢五世相韓忠臣入仕孝友當官青城仙洞黃

石祠壇臺堪走馬書堂或作足迴鸞武定風飈霸城嚴肅

並馳雙傳俱分兩竹重世刺舉或作連鑣衣服草靡青

丘風馳赤谷世不乏賢挺茲上嗣孝有三德忠無二志

翎足身挺書堪面試旂節旣秉高蟬且珥龜轉印函虵

盤綬笥左右將軍前後常侍繼踵五侯因循三事旂旃

几坂艦舳雙流還樞木馬更引金牛江波錦落火井星

浮罇酒望帝安歌蜀侯受脈河陽偏師洛浦署陣成臯
連旗廣武朝兵滅竈夜營多鼓箭起六塵鋒摧九虎倏
忽人世俄然今古崇發兩星鑿驚二豎遊魂通夢言反
舊壘紫泥賜卅黃腸贈行途登石紐路入金城寒關樹
直秋寒雲平劔埋合柱書藏鑿楹武侯爲廟樂公爲社
雲蓋低臨霓裳紛下碑枕金龜松橫石馬未矣身世留
名華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文選卷第十七

雜文上賈

王會

汲冢周書二首

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

成周之會罽上張赤帟張陰羽天子南面立纒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摺璉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纒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摺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纒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摺笏為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珪璣次之皆西面彌



宗之旁爲諸侯有疾病者之繫藥所居相者太史魚大
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棗幣
焉纜有繁露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
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
子次之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方
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是皆朝於內者堂後東北爲赤帝
焉浴盆在其中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鳧旌中
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
陳幣當外臺天文駝宗馬十二王玄繚璧綦十二參方
玄繚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繚璧琰十二外臺之四隅
每隅張赤帝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交閭周公

且主東方所之青馬黑氈謂之母兒其守營牆者衣青
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塵穢人前兒前兒若
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在于幣身人首脂其腹
炙之藿則鳴曰在于揚州禺禺魚名解脣冠發人鹿人
鹿人者若鹿迅走俞人雖馬青丘狐九尾周頭輝羗輝
羗者羊也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
兩角東越海蜃甌人蟬蛇順食之美於越納姑妹珍且
甌文蜃共人玄貝海陽大蟹自深桂會稽以鞮皆面西
嚮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史
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比唐
以閭閭似脣冠渠叟以駒犬駒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

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旄卜盧以紈牛紈牛者牛之
小者也區陽以鱉封鱉封者若璣前後有首規規以麟
麟者仁獸也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歸有
德氏羌以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煬以皇鳥蜀人以文
翰文翰者若臯雞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砂夷用闌采
康人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靡費費其
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
婁都郭往往往往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芳者
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嚙
羊嚙羊者羊而四角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
不令支玄摸不磨何青熊東胡黃羆山戎戎菽其西般

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騶駼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而
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數楚每牛每牛者牛
之小者也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皆比嚮權扶
玉目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爲車終行
不敗禽人管路人太竹長沙鼈其西魚復鼓鐘鐘牛齧
揚之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
之政南人致衆者皆比嚮

周祝

民非后罔又后非民罔與爲邦慎政在微作

周祝

曰維哉其時告汝口口道恐爲身災謹哉民乎朕則生

汝朕則刑汝朕則經汝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
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剥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殺
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
趣時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時之行也勤
以徙不知道者福爲禍時之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
福亡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地出物而聖
人是時雞鳴而人爲時觀彼萬且何爲求故天有時人
以爲正地出利而民是爭人出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
乃敬教之以禮民不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
靜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獾有蚤而不敢以擻勢居小
者不能爲大特欲正中不貪其害凡勢道者不可以不

大故木之伐也而木爲斧賊難而起者自近者二人同
術誰昭誰暝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故虎之猛也而陷於
獲人之智也而陷於詐葉之美也解柯柯之美也離其
枝枝之美也拔其本儼矢將至不可以無盾故澤有獸
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爲巧焚其草木則無種大
威將至不可以爲勇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
之以故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以謀故時之
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時之行也順至無逆爲
天下者用大略火之燁也固定上爲天下者用牧水之
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桴故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
也惡別之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屠皆若

之何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陰食陽善
爲國者使之有行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
亡故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
善用道者終無害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
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故萬物之所生也
性於從萬物之所及也性於同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
陰陽惡姑短長惡姑剛柔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爲可得
山之深也虎豹羆貅何爲可服人智之遠也奚爲可測
跋動噦息而奚爲可牧玉石之堅也奚可刻陰陽之號
也孰使之牝牡之谷也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來故忌
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欲伐而不得生斧

柯欲鳥而不得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爲維彼幽心是
生包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故天爲高地
爲下察汝躬奚爲喜怒天爲古地久察彼萬物名於始
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爲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
行而無止以觀人情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用彼
大道知其極加諸事則萬物服用其則必有羣加諸物
則爲之君舉其脩則有理加諸物則爲天子

春秋傳

周左丘明

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
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

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賴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爲賴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毋遺繄我獨無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

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
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
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
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廬谷如獲其
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
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
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我而嫁則就木焉
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

廉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大
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
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
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
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敗名公
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
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
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
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
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宜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

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

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匱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晉楚戰城濮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

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負羈氏魏犢傷於曾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宵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

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以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

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皆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

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鄗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

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鞮鞻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晉楚戰郊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隍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栢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厓入盟子良出晉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

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
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
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栢子欲還曰
無及於鄭而勅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
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
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
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蓋教爲宰擇
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
言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

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生八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音子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
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
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
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
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

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
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
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
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
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栢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
大矣子爲元帥帥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
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
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
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
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
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

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
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
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
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
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
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
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
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
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
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
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

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籃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

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幸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誦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成子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

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

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

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栢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憇之脫尙少進馬還又憇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旃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榮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

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
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末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
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
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
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
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
民何安焉無德而彊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友
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
示子孫其爲先君官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
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
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

齊晉戰靡笄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項公之嬖人盧蒲就魁
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
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
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審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
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旣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
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
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乎罅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

吾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
孫栢子栢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
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噐與名
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噐噐以藏
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
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栢子還
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
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
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
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
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

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
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
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
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
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
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
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
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
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鞫
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
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

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環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射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

易位將及華泉駮絰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輶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紼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八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茨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

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

晉楚戰鄆陵

成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纁

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瑩居守卻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

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

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二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大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躡合而加躡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

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醜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

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

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申胥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毋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戮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毋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毋搏人以投中車折軼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筏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旌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

於楚也子重

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

臣對曰好以

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

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曰而戰見星未巳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

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
曰惟命不干常有德之謂禁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
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
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
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
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
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向戌合晉楚成

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
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
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

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也知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
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也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
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
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
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
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
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定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
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
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
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
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

信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是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

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
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
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
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
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
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勒而不怨矣爲
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
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

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
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
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
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
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
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
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
有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
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
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

淫侈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
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箚南籥者曰
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
韶箚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
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
吾不敢請已

國語六首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左丘明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
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
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
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
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
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馱縱其耳目心腹以
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
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犬物以賞私德其叔
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
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

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
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
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
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
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
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襄王止晉殺衛侯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
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
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
帥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

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
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
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維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
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
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
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
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

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

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

周其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櫛杙于四裔以禦魍魎故允姓之姦孳孳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

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後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闔田與祿反潁俘王亦使宿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敬王告晉請城成周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

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螯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文選卷五十七

國文選卷五十七

三

七

廣文選卷第

雜文二

弟子職

齊管仲 夷吾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
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無虛邪行必正直游居
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
飭朝盥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
生乃作沃盥徹盥泚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
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

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
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
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
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
醬醋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載
中別載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醬告具而
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
唯謙之視同謙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尽席飯必捧擘羹
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咿覆手振衽

掃席已食者作摠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
客既徹并噐乃還而立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
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
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
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先生
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
稽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摠之法橫于坐所
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捧
椀以為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
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叔枉則請有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撰吏

周鬻熊 二首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興焉士民興之明上舉之士民若之明上

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上秩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

湯政

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爲政焉無不能生而無殺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人化而爲善獸化而爲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別有別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後有道有道

然後有理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
以爲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爲
數治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

政道

周亢倉楚四首

人无灋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大若
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
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无灋以知主以主之賞罰爵
祿之所加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踈遠
近賢不肖者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
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則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
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臯

也吏之有臯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
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
下宣則人人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
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箴
帛與紉璐曰余末小子否惠忝位水旱不時藉爲人君
何以穰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
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惠人事類盈楚以爲凡遭水
旱天子宜正刑脩惠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
福日至矣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
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
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長具展其欲百吏庶長具

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提攜保抱連逃隱蔽漂流拮据拾采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羣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多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歛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貳賢賢者日賢科禁大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宜與百姓爭利則狡詐之心生所以天下姦而難知天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靖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

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廼能无伏士矣人有惡戾於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為惡戾於縣則撻之不改是為惡戾於國則誅之廼能無復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冒諂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為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來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王天下者若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繼益至而正雅素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挾游飭益來而蹇諤諍直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脩

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削政愈僻今愈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故人士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誠於士虐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惡死無所於怨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代群情懽正諸產咸宜忠敬交淡上下條固不可搖撈有類一家苟違領一作凌逆安得動哉平王返正既亡天邑務求賢良等聞一善慚豫連日左右侍僕累言十八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王曰

余一人于惠不明務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藥聞善以自閉塞哉通者反媚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孱昧无能斷明徒唯共懽依違浸長自賢敗惠莫此為多不時匡遏就茲固黨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於市貶庶司尹長五人曰無令人臣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為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代輿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踈闊夫輿服純素則人不勝羨憲令寬簡則俗无忌諱禁網踈闊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慾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无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欣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賢惠知耻矣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懽賢惠知耻之

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齷齪邪之
人不勝於正順齷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輿服
文巧憲令襍祈禁網頗僻大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憲
令襍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適若流相炎
慕則人不忠潔而耻樸資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
而上下嚮戾矣莫知所適則譴過繁興而衆不懼死矣
夫耻樸資華之謂浮上下嚮戾之謂塞衆不懼死之謂
冒真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塞器能之士
不官於冒浮塞冒三者亂國之梯也荆君熊圍問水旱
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歸理雖有
水旱無能爲家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

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
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
壁十朋爲亢倉子壽拜爲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
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至理之代山無僞隱市
無邪利朝無佞祿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亢倉子曰
政煩苛則人姦僞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
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曰何
爲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歛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歛
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勾粵之斡鍤以精金鷲隼爲之
羽以之楛箠則其與檣樸也無擇及夫蕩寇爭家音觀
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音景

之劍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割獲剔其與剗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剔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賢善因時而已耳昔者明王聖帝天下餼平萬物茂暢群性得極善因肯而勿擾者也片玷逆古呂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敵方退靜者鱗姦者出言等於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竅悲夫作濫賢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賢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剔官人不敢務私利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青災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良否塞矣人有大爲賊宥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貞良關遠牽率異推肯

序卒蒙赦宥遇賊宥者訖鞫音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遽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爲鞫道不善者爲其有罰也所以勉爲有道行義者爲其有賞也今鞫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音妬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代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

君道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攫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宥生剔失所以爲立之本矣草鬱剔爲腐樹鬱剔爲蠹人鬱

削為病國鬱剔百慝竝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惠
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賢忠臣正士為其敢
直言而決鬱塞也尅已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飭古字
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
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為人主之
勤无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位
无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
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
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
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
其有等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

為本人安剔暗國安故息暗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
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
有鍤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正以為隼
明者視之乃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
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聒暗而眎之正為君子
明者聒而眎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
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
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賢
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
然自理矣若人主賢耳聞之功剔天下之人運貨逐利
而市譽矣賢目見之功剔天下之人恢形異執音而爭

進矣賢可道之功剔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剔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虐人主清心省吏音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剔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等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寧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黷音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惠則不言而自化

吏黷音以買譽則刑之而不懼音代主豈不知哉

賢道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爲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意其於衆也音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踈之剔退音去而不怨窮厄剔以命自寬榮達剔以道自止人有眎其儀賢也耻其聲賢也微神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剔諷譽出剔音職司勤辨居室儉間音其未見用也藏身於終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善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踈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

人不自稱賢效在官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
中士竭其耐音能小人輸其力齊有培子者材可以振國
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為養
施信義而遊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為察音肯夸毗者所
蚩給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音聖人忘情
黎人不事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吾乃不知
為工音能受不信為信信而不見信為信為勤慕義為義
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譽音虛肯而教理之
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衽仰而謔超然歌曰時之陽方
信義音出時之默方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
私方羌忽不知其謔矣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

直不行也真且不行謂之道器道器之貴上士乃隱隱
之為義有可為也莫可為者也有可用也莫可用者也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不至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
材慎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賢澤不隲
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
眎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音寧萬物醇
化音庇神不能霧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
大臣音餽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
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
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
灰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

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
求士也則外忠內僻情毒言讎音和之才至故曰才慎在
求不在無咎者黃帝得常僂封鴻臚容丘商王得伊尹
中興得甫申音暗齊桓得審籍音審皆由數君體道音道遵音
仁布昭聖武思輯允明寬厚昌正而衆賢求用非爲簡
核而得也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
不求而自至者虘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
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
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
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
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

倉子曰窮虘哉其問也功成事畢不殉封譽恭退樸儉
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允揚志滿之謂材賢可以
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齷寧無爲人不知其力
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
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誼
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誼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眎察
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豈不一眎察其貌端雅而實小
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
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
者也

農道

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皆迨時而作過皆而止老
弱之力可岑音使盡起不知昔者來至而逆之既往而慕
之當其昔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人耨必以旱岑地肥
而土緩稼欲產於麤土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岑數亦
無岑踈於其施土無岑不足亦無岑有餘剛欲深以端
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
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一作其通亦一作中疏為冷風
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地之竊也
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事之傷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
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三以為族稼乃歛穀凡苗
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是

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踈樹燒不欲
專生而獨居肥而扶踈則多粃燒而獨居則多死不知
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
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園粟而薄糠米粘而
香舂而易而食之強失耑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粃
而青蠶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失時之黍
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失
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蓄死得時之麻踈節而色
陽堅稟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
之菽長莖而短長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繁
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以長而蔓浮葉虛本踈節

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頰族二七以為行薄翼而醇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附腫多病弱苗而稷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殞氣不入身無苛殃善虐孔生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病疹人無疾疹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二柱

周尹喜二首

若椀若盃若鉞若壺若甕若盞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

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卯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宜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

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三極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

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天瑞

周列禦寇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

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時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

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合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

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
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
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
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
也而無不能也

雜篇天下

周莊周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
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
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
德爲本以道爲門此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

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
勿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相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
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
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諸書禮樂者鄒魯之
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
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
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
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

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詛楚文

秦惠王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藜布忠告于不顯大神巫咸呂底楚王熊相之多臯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寔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呂媿姻衿呂齊盟曰

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仰不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圉無道淫佚甚亂宣麥競縱變輸盟刺內之則蔬虐不辜刑戮及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橫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光列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呂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卹祠圭玉犧牲逮取徂邊城新郢及鄔長親徂不設曰可今又志興其衆張矜億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呂偪徂邊競將欲復其貺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散賦擲輸棧輿禮使介老将之呂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

克劑楚師日復略我邊城設數楚王熊相之佞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儒效

荀况二首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

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王之義也周公有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勢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非相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

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若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耳

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菑臯陶之狀色如削瓜閔天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傑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儂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弃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

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俄則束乎有司戮
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
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然則從者將孰可
也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
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為上則不能
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二必窮也鄉則不若背
則謾之是人之一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
而仁不能推知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
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瀼瀼見覘
聿消莫肯下遺式君婁驕此之謂也

說難

韓非

凡說之難非我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
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
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
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
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
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
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
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
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
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
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

事世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也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米鹽薄辯則以爲多而交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飭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

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

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
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
汙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
之所耻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溥深計而不疑引爭
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
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
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
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
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
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
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

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
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
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
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彌子母病人閒往
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
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棗而甘不盡
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
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
以餘棗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
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
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

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登鄒嶧山刻石文

秦始皇六首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阨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登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同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生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登琅邪臺刻石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

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
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捐或作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
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
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
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
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
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
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
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
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
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

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昔天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
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墟無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
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無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
侯無成倫侯武信侯馮毋無倅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
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
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不朝
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
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
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
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
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登之罘山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
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
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
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
德義誅信行威燁効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
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未爲儀則大矣哉宇縣
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刻碣石門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厥
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

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旣
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脩其業事各有序
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列請刻此石垂
著儀矩

登會稽山刻石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攸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
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脊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
原事迹追道高明泰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
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幸衆自
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
行爲殫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殊之殄

熈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
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
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飭省宣義有子而嫁
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假殺
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毋咸化庶清大治
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
今黔首條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
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遇合

秦呂不韋四首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歟乎木
比目之魚歟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

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赴七十人十
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無人呂此游
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呂時絕也諸侯之所呂大
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
勝則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
君子不處幸不爲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動凡能
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
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
寡所善一作喜惡得不苟容有呂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
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爲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
此者也有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

器之物可外藏之且備不生其父母且為然於是今其
女常外藏姑妯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
之婦之父母且謂為已謀者且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
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
無常設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
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志與
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
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
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
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上海人有說其臭者晝
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

讎糜雄一作頽額色如浹頰一作垂眼髮一作臨鼻長

肘而盪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

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楚王恠一作

知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

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

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

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

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

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

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

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舛殃季

得至七十九猶尚幸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作
殘其身豈能獨哉

察微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
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可
不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
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
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
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
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
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

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極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
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極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
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
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
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
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
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
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
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
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
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
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
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
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
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
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
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故凡
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鬪
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
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
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

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
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
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
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
奔齊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懼以魯國不勝
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
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
勝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
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
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觀表

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邠成子吳起近一作之矣邠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

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漂過而弗辭邠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審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邠成子之謂乎邠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

下若舍徒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亾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或作氏相口齒麻翰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脰投伐褐相背脅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

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辨土

凡耕之道必始於墾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鞞爲其唯厚而及鎔者蒞之堅者耕之澤其鞞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犬四序叅發大剛小畝爲青魚肚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旣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管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

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侶有餘就之則虛農夫
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
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
傷也故晦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
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
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耨也必務其
培其耨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
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
以地莖生有行故速長弱不相害故速大衡行必得縱
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夬心中央帥爲冷風苗其弱也
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

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
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
樹境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疎則多粃境而專居則
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
收其粃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輻
而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廣文選卷第五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文選卷第五十九

雜文三

精神訓

劉安 三首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芒艾漠閱頽濛
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其所
終極滔乎莫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
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蟲精氣爲人是故精神者
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
其根我尚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
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
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

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
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
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
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
而抱陽冲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腠三月而
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
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臟乃形是故肺主目
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脾主舌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
張歛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
四時五形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臟九竅
三百六十六節夫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

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
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
有跋鳥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
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
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
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旣乎是故血氣者
人之華也而五臟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臟專
而不外越則胸腹克而嗜慾省矣胸腹克而嗜慾省則
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臟能屬於
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不僻則
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

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也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臟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臟搖動而不定矣五臟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臟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世之後猶未

爲也豈直細細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殫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入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修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

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然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徃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其殺我也不彊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

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澇之家決澇而注之江澇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澇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

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爲福始不爲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彷徨于塵垢之外而逍遙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扞抱矣入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也且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于內通

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逮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効以道爲紉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廓愴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嫱西施猶顛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

魂不騰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於太宵之宅而覺
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之隅而游教于無形埒之
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
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
不同形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
假于道也是故真人之所以游若吹呼吸吐故內新
能經鳥伸鳧浴蟻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
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克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
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成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
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
假知其所爲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

變萬終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
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
也猶克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
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
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憚矣同變化
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
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
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楅不斲素題不斫珍怪
竒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白狐
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拊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
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

自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
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
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
以滑和視龍猶蝦蜃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
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
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幾發於踵壺
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
管高于頂腸下迫頤兩髀在上燭管指天匍匐自闕於
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
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
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生死之齊也見子求之行

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
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
足以挂心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俯仰抱命而婉轉禍福
利害千變萬紛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
蛇解游於大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
而况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
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
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
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
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
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

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王爲富故不受寶務光
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
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
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
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
足羞也故通許由之義金膝豹韜廢矣延陵季氏不受
吳國而頌聞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
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
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
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爲樂
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鍾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

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
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
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
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
下一實也今贛人敖倉子人河水飢而餐之渴而飲之
其入腹者不過箪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爲減也腹
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飢與
守其箠筥有其井一實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
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
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

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鑊垂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蹠踞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曾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墻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爲墻乎水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爲水乎自無墮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

非通於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昇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爲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

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
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
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回夭死季路蒞
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
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
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
先王之道勝故肥推此志非能不貪富貴之位不便侈
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殪形性
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
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
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

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
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
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顛
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
而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
以殘亡其國家捐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
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
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
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
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
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

轡不行也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萋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汜論訓

古者有鑿而繕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褰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蜚螿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綵麻索縷手經指

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復盛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禦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蠶而杼木鉤而樵抱甕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耨鋤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爲靽蹻而超千里肩負僮之勤也而作爲之掾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爲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禦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操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必

稱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氏墜周殷人用槨周人牆置翬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於閭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彙之所用者也

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世衰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

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展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

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鑄銜槩策鋏而御悍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

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
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
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
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
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幟
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
毛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今之所以爲
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
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
舜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
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

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
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
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
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聰獨見之明然後能
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
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
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
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
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圓鑿也欲得適宜致固焉則難
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
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

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
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
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
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
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
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
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
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伸之
可直而晞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
而不剛久而不怠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

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
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
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
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
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
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
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
剛毅者亡則矜於爲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
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
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燠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薛
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

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湣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

戶竒脰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揉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蜀橐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壘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

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藉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

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十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盛衰風先萌焉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期年而紂乃亡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

甲子之日也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百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

里二君處彊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入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

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宿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

者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知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

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
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
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
矣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此脩短之
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
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
死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韞躄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
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
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
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爲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身
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此皆達於治亂之機

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
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
知忠而不知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
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宛內之尋常而不塞使天下
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強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
賤無序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
服屬吏一作俗儒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
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
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
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
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

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
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
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
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
而留意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肯分矣
孔子辭粟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
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
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
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
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
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

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

泰族訓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晷之夜以息之
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
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
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
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
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
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
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塗未轉而日在其前故
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暄未集

而魚已殮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喏喏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後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乘書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

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長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班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或作毫芒鋒殺頗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

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
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
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詩云神之聽
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
山川禱祠而求福雩禋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
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物自
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
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
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
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

得其所安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
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鱉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
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
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騰蛇雄鳴於上風鳴於
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
而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
諍或作繆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
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
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
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

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大王亶父處邠狄
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釜甌踰梁山而國
乎岐周非今之所能招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
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能責也
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
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
賈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
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
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
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

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
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
下非易民性也柎楯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
細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
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
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二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
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
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斷金巧冶不能治鑠木金
之勢不鑿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窳木而爲
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今鷄
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

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鍾鼓
箎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哀麻哭踊之節故先王之
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
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
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
其喜朋友而教之以弟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
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
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於性而聖人之所以曲成
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資不能遵道繭之
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熟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
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

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主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
不可使向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
惡以禁奸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省約而化耀
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懸而不用昔
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
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
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苗俯
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以立事
生財以除飢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
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
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

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家焉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
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
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
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
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人
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
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
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
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王
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
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

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
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
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也以
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
其衰也為奸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
也以奉宗廟鮮撻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其
衰也馳騁田獵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
臯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
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
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
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

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
逾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降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
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則扶
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
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踈
無親故能法天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
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
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
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
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

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
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
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
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
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
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
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
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
蓼菜成行甌甌有萁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
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
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盥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

養少而不可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
五味者庖也陳簋簠列俎樽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
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
俎而代之故張琴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
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訶南風之詩而天下
治周公肴牖而不收於前鍾鼓不解而懸而四夷服秦
政畫決獄而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
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山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
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
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
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

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嗥雄雞夜鳴庫兵動
而戎馬驚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菑不
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
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
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
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
以統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
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
也肥肌膚克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
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
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

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雖有腐體流漸弗能汙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壓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

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一作聖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馬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塹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據伯

王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
窺其戶闚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
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
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
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
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
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弟言爲
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
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
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聖王在上明好
惡以示之經誹譽以道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

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古
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
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
三公一國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
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
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英俊豪傑
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
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
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
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
弱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

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
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
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
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
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
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
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
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
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
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
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

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
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鑄萬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
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矣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
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
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恙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
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
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
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
傍戟而戰主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
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
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豐鎬之地方不過

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擗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牽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背而爲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

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在所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

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
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
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
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
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
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呂政不增其德而
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
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
也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五
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
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

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
者也子囊比而全楚比不可以為庸弦高誕而存鄭誕
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
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
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
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
於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謳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
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譌於易水之上聞者莫
不矚目或作矚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
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大羹
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絃疏越一唱而三嘆可聽而

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
味者也呿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
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
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說
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
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可以一事備一物而
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
竭彌久而不垢夫木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
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
嶄巖之山所以寒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
遂䟽儀狄而絕嗜誠作酒所以遏沉湎之行也師延爲

平公鼓朝譌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
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
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巧詐藏於胷中則
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
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螭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
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釋之不以
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
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
媒而結言聘納而娶婦綏綽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
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
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

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
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
滋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
或作者爲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
鷄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
行棊或食兩而路窮或予蹄而取勝偷利不可以爲行
而知術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
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
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
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
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

憂誰甦何遷有苗知伯有五過人之材而不免於身死
人手不愛人也齊土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秦者
不知賢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
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禮書

司馬遷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
哉余至人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
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
不貫誘進以仁義木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
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
金輿錯衡以繁其助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

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
庶羞酸醎以致其天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
意故大路越席皮刀布裳朱紘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
其淫侈救其彫敝也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
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
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
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
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
也猶云出見紛華盛艷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
心戰未能自決而况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
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屬不合仲尼沒後受業

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
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
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
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
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
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飭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
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
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
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
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
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

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
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
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
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
謂子孫何化隆者閔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
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
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
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
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
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
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苳所以養鼻也鍾鼓管絃所

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所以養體
也設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
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
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蒂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
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
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鞶彌龍所以養威
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
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
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
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
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爲安

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疆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鑕如蝨蠹輕利剽遼卒如燂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莊躋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

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今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臯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臯人不尤其上知臯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

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

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梁祭饗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幘也郊之麻統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嘆縣一鍾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太

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曲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曠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内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廣文選卷第六十

律歷志

班固二首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千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

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
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筭命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
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
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
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
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
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
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
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
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
其法在筭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
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
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五聲和八音諧
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
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
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絃止也羽宇也物聚臧宇
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
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
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
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
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

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大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

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兩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幸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

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楹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鍾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滅萬物而雜陽闔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鐘於太陰故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楹之於未令種剛

疆大故林鐘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楹之於六合之內今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楹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今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族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犧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統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

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天蕪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魄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黃鐘

林鐘太族律長皆全十二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句虛五爲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由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故莖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芽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罅布於午昧菱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巳歛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

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如法爲一寸則黃鐘之長也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丈尺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寸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付也尺者獲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寸於寸獲於尺張於丈信於引

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粟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審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庇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

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大倉大司農掌之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村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園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

已也鈞者物懸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

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圓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圓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書曰予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群儒博謀講道脩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干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歷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

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乃以十月爲正色尚黑漢興方綱

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濶中最爲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大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問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爲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

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於是廼詔御史曰廼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讐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歛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爲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廼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離弦望廼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巳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爲筭願募治歷者有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廼選治

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筭推如門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廼生平日陽歷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群臣便廼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

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覆
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
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爲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
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
爲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
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
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
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
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
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
年十二月各有第壽二上課疏遠誹謗益甚竟以下吏故

歷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二十六歲
而是非堅定至孝成卅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
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二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
故述焉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日以天時傳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
之則以定命也能者壽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
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
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
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
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

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部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意十二年亦以建中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恠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三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

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鐘其實一倫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

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
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
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
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
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
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五
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
故著以爲數呂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
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呂再扞兩之是
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
會交矣是呂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
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
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爲十九易窮
則變故爲閏法參天凡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
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呂會數乘之則周於朔
旦冬至是爲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
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記啓閉也月所以紀分
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
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
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
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諱此聖王之重閏也春秋曰舉正

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故魯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

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二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

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
陰陽比類交錯相乘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
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
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
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以陰
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
筭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
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爲十三萬八
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
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
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

千三百六十二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
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
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奕旨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今博行
於世而奕獨絕博義既弘奕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
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某
爲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畧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
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碁有白黑陰陽分也研羅列
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爲仁
仁由己危或作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

不遇劣者有僥倖躋挈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析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羲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碁破壑亡地復還甯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竒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而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

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畧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孟子題辭

漢趙岐 知卿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

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
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
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
歸塋於魯也三桓子孫旣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
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
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
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
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
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
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
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

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濶於事終莫能聽納其
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
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
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誥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
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
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
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
字包羅天地揆序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
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
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
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

不佞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太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
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
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
五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
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
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
毀鬲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
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
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
而託之者也子學于既沒之後大道遂紕逮至亡秦焚滅

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
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
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
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
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
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
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
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
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
屯離蹇詭性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

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温故知新雅
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
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
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
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
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
其指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
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
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太玄攤

楊雄

玄者幽離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闢

而定基通同古今以開類攤錯陰陽而發氣一判
合天地備矣天日運行剛柔接矣選復其所終始定
矣一生一死性命榮矣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
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厚薄相劇園則杌視方則齋
禾噓則流體唵則凝形是故闔天謂之宇闔宇謂之宙
日月往來一寒一暑律則成物曆則編時律曆交道聖
人以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
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群貞以攤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
之道辯矣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
巡死生相掣萬物乃纏故玄聘或作聘取天下之合而連
之者也綴之以其類占之以其觚曉天下之躡躡瑩天

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眇深其阜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嘿而該之者玄也擲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況其否者乎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曰疆其所不足而拂其所
有餘則玄之道幾矣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軼者聖也時與不時者命

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華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理生昆群兼愛之謂仁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離乎情者必著乎偽離乎偽者必著乎情情偽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玄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罄者與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規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辯也成之者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他然示人明矣天地奠位神明通氣有一

廣雅通卷六十一
有二有三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察
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運諸來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
旋璣之統正玉衡之平園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盛則
又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夫天地設故貴賤
序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曆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
折質文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善否著虛實盪故萬物
纏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
生寒信道致拙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
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故推之以刻察
之以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
之緒與萬類相連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藏廣

也包畛其道游冥而挹盈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
始而終終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
蒼蒼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
俛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冬至及夜半以後
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
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
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
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
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
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

申鑒

荀悅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彊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時亦惟荒圯湮茲洪軌儀鑒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群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故凡政之人經法教而已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教以先之法以繩之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

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泣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惟先喆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

表不能克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觀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勤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易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

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忒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微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其形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夫中人之論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備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具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

慎今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
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
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
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
旣蠲五政旣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
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
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定謂爲政之方也

釋愁文

曹植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
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
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荅曰愁之爲物惟惚惟

恍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
寂寂長夜或群或黨去來無方亂其情爽其來也難避
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冤毒於酸嘶加之以粉
飾不澤飲之以蕪肴不肥温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
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
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子徒
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
方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
冠認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悴
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
無爲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

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
與子遨遊而遊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生與子具養神
之撰或作撰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僻路以棲跡乘輕
雲以翱翔於是精駭魂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
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立碣表閭文

魏李興

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鞀而求思庶先哲之遺光登
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
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
驟擊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
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實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

蓋嘉吾子之周行大

或作夫

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

固所以三分我九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
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
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
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
甃又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
臧文旣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
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屣
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于魯蜀民知耻河渭安
堵匪臯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
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隕其夕誰

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
將厲遐哉邈矣歟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
垂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
公五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髮髯異影響之有餘魂而有
靈豈其識諸

頭責子羽文

張敏

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
陽鄒潤甫河南鄭冽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或作姊夫之
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
處陋巷屢沾而無善價為之慨然又恠諸賢身已既在
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為或作遠王貢彈冠之義故因

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責子
羽曰吾託為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
形我為子時髮膚置鼻耳安眉鬚捶牙齒眸子摘光雙
權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僻易坐者竦蹠
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旨味
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
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仁賢耶當如臯陶后稷巫咸
伊陟保乂王家未見封殖子欲為名高耶則當如許由
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為遊說耶則
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含辭從容子欲為
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

凌雲日子欲爲隱遜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儂
澗棲遲神丘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効儒墨
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爲處
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對
曰吾以大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耶則當如子
胥屈平欲使吾爲信耶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爲介
節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
頭曰吾欲告余以養性誨余以優遊而與蟣蝨同性不
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諭子
儕偶子曾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禹范陽張華上郡劉
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或寒吃無宮或阨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驪驥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
頭如中壘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
登天府豈若夫子徒令脣口腐爛手足霑濡或居有事
之世而耻爲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
何異牢檻之熊深窅之虎石間餓蟹龜中之鼠事力雖
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蹉跎前蹙至老無所希也

昆弟誥

夏侯湛

惟正月才生愧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瑄謨總瞻古人
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或作威兄弟孔懷又
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
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

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
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
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
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又厥世
遂啓土宇以天綜厥勲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
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祇服哲命欽明
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
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
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
倫攸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
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

伊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非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
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始知惟乃用騁其求慕厥乃
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庶橐以終于三載厥乃古
訓無文或作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
使君侯惟伯后聰明叡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
惟丞丞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
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
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寔令
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今跡是畏寔爾
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
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群子厥乃

我亂齒則受厥教于書學未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迪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寔母氏是憑予其爲政最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群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瑄

厥清粹平理謨茂哉雋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鏘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嗚呼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忌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道改惟冲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剝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

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恒顯而賢
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
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墮
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瑄亦昌言瑄曰俞滋敬于已不
滋敬于已惟敬乃恃無忘有耻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
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
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
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
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
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訊德基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
皆拜曰欽哉

訓諸生誥

晉虞溥九源

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
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
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
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
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
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
修其質後事其色質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
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
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

又曰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願究竒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

字勢

衛恒二首

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

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傍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芣蓂以垂穎山嶽嵯峨而連岫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邨若流蘇懸羽靡靡縣縣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

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
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
之所宣

隸勢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
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
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
或蜚蚤或蚘或膝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
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
鍾簾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巖差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
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

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蔡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
草篆之足美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
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篆勢

蔡邕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
巧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副身頽
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蘊揚波振激鷹跂鳥震
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
似露緣絲垂凝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抄者邪趣不
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遊絡
繹遷延迫而察之端澄不可得見指僞不可勝原研蔡

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
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斌斌其可觀摘
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圍嘉文德之弘懿舉大體而
論旃

草書勢

崔瑗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
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
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論指用於卒
迫無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
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嶠
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黝點點

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拂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
鷹矯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蟬搗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
若杜伯捷毒綠蟻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
隴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
時從宜略率大較髮髯若斯

詩品 三篇

上

齊鍾嶸 仲偉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
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夙矣夏
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

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
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
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頽已
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
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
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
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敦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
文章之中興也未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
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

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
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
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
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
轍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
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
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
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
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
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
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

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如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躋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初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亡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

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固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觀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眺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眺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確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賔賞誠多未值至

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
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
在貴遊已爲稱首况八紘旣奄風靡雲蒸抱王者聯肩
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胷中諒非農
歌轅議敢致流別嶠之今錄庶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
笑耳

中

一品之中畧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
旣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爲
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
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旣是即日高

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農登臨首恙無故實明月照積
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
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
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許辭道新事爾來作者寔以
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孿補衲蠹文已甚但
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旣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
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克翰林疎
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
文志詳而博瞻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
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隲文士逢文即書
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嶠今所錄止乎五言雖

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倚揆病利凡百
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二品升降差非定
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下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賦作之才銳精研思
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
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
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
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
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
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

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言大謬唯見范曄
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
眺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
景慕務爲精密襲積細微專相凌架或作駕故使文多拘
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
通流口吻調和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
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
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
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上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
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冲詠史顏
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

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廣文選卷第六十

重刻廣文選後序

明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晉江陳蕙撰

昔梅國劉先生取昭明太子文選之遺者類分而增輯之凡得千有七百九十六篇名之曰廣文選誠富哉集矣顧其中訛字逸簡雜出文文義之甚悖而佞者間在焉觀者病之况其板既不存予尤懼於日就廢闕而盛美之莫求也迺以視鑿之暇與揚郡守王子松郡庠教授林壁訓導曾宸李世用共校讐增損之苟完是集刻置維揚書院將有待於博達君子之是正之未遂爲定書也或曰文以載道也今觀諸作率騁於詞顧於道時出入焉又上泝周漢下逮齊梁作者既多體裁各別若難乎

宜於人人而使觀者之無異詞也予應之曰是即所以載道也若夫入觀者之有不同則存乎其人固難以爲文病矣考於經易著小人象占書存夏商二季之政詩列變風春秋紀諸侯戰伐之事禮於廢禮濇禮者備述焉與法言大典並訓萬世蓋言而善以迪斯人而與之式固載道也言而不善使人知所避以免無或陷焉亦載道也則固不必一一流於道以爲言矣矧是諸作道或不足觀然即其命意措詞而其精神心術舉形焉君子可以知人矣即其好惡取舍而時之風聲習尚咸寓焉君子可以論世矣即其自簡而繁自雅而麗自嚴重而放逸各有其漸以趨之極也俛仰數千年間盛衰溢

華一覽盡之君子又可以窮其變矣推而大之以和性情以處變故以達政事以經上下以稽度數以別品物又莫不於是取足者而猶未有艾今日予必談道之取而此非所尚不亦與博學於文之意相遠哉若謂體裁不同觀之者因之有異是亦就其學之所近趣之所投而各有所從入爾何病於文夫子固曰詞達而已矣夫詞以達意爲主固未始有定格而以何者爲入格而爲足觀又以何者爲出格而爲不足觀也名花異卉自芳幽林有騁大觀者焉舉而置之於場圃人所共見之地苟一品之未備猶未爲完圃也然愛蓮者固不以菊爲淡而愛菊者亦難以牡丹爲俗直各自得其得而已矣

觀文之說何以異於是哉是集刪去者二百七十四篇
增入者三十篇八閱月而告成其顛末見之凡例茲特
以大意序之如此云

嘉靖十六年二月朔日

